

姜汝羣選輯

重訂虞初廣志

王漢波題簽





新

出

新

筆記

俠義

小說

風塵奇俠傳

可作社會宣講之資料

爲力學入德之良助

蓋游俠能維持社會輔助國家正爲吾國對症發藥之良劑不可不提倡之要點也本社力本此旨爰特延聘當代文豪精心撰述並廣搜名著苦心孤詣編纂是書凡古今宇宙茫茫人海中有瑰異負畸之輩濶跡風塵無論鬚眉巾幗豪華貴介以及屠狗之夫抱關擊柝之流苟能合於仁俠義俠勇俠智俠孝俠烈俠癡俠任俠種種可泣可歌可敬可慕之異聞軼事掇拾殆盡著之于篇或慷慨淋漓或纏綿旖旎不委宛曲折千態萬變真覺劍光鬢影綺語豪氣奕奕飛揚字裏行間洋洋十萬言訂一厚冊定價大洋五角至於封面則倩名畫家俞鏡人先生精繪俠士紆難圖印以玻璃版爲一美人一英雄一名馬點綴其間古香冷豔幽壯無比乃美術品中之傑構也尤爲特色

上海光華編輯社啓

爲立身交游之模範

可作精神教育之導線

世皇室奇談

三版出版

是書爲太倉唐眞如先生譯述對於世界皇室瑣屑之事祕密之舉以及宮闈之異聞內庭之豔話正史所不及詳者莫不一備載出書未及一月已經三版其價值無待贅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世界新婚奇談

是書爲太倉唐眞如先生譯述分世界結婚奇談各國結婚叢話二編並附日本名人之結婚佳話及各地奇異之結婚風俗二編凡舉關於婚姻之宜否婚禮之異同罔不搜羅備載饒有興趣既可供茶後酒餘之談助又可爲研究風俗之考證洵爲近今譯籍中最有興味之佳構也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六馬路石
路口松盛街

東方書局

虞初志補卷三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某女士略傳

王 韜

虞 初 志 補

某女士吳門人。姓氏不傳。與華鬢生少即同里閨。有文字因緣。四年如一日。猝
遭亂離。鬱鬱以卒。美人厄於年命。可為古今來一大痛已。女士母姚氏。字綠姬。
固側室也。生時夢古丈夫授以白菊一枝。顏色澄鮮。迥異凡卉。曰余陶仙也。以
此為汝家女。但當以蘭為偶。配俗子壽必不永。及醒。不解所謂。九月籬菊正黃。
而女生。六歲失恃。哀號如成人。依傅母以長。色潔白如玉。臉映日若芙蓉。年始
十一。慧美無雙。書畫詩詞。俱能涉獵。時初識華鬢生。願執贄受學為女弟子。生
乃授以唐詩。是夏華鬢生道暑于簷香精舍。蓋女士之別墅也。長夏無聊。教之

作詩。雪藕調冰。詼諧間作。閨閣之事。雖有甚于畫眉。而卒以禮自持。不及於亂。自是無日不相見。繼而華鬢生去之海上。踪跡遂闊。酒闌燈爇。幾無一刻可以去懷。曾作眉珠盒憶語數十則。以紀當時情事。祕諸篋笥。不以示人。迨乎赭寇之亂。吳門淪陷。女士避兵村落中。轉徙倉皇。玉損花薦。無復曩時歡緒矣。庚申秋間。華鬢生以省故舊。旋吳。曾一見之。木犀花底。小語移時。自此一面。遂成永訣。華鬢生弔之以詩四章。庶幾達諸九幽之下。其一云。欲從太上證靈脩。不忘鴻泥此小留。轉眼鶯花春似夢。當頭樓閣月如秋。青山有約空埋骨。紅豆前身早種愁。填海補天應亦易。相逢今世合休休。其二云。無端風雨困黃昏。獨替花愁早閉門。篋裏尙存新韻本。壺中已凝舊啼痕。生無可樂何辭死。情尙難忘况受恩。灑盡悲秋叢菊淚。荒江落寞臥楓根。其三云。玉色瑤情一瞬空。幾回搔首叩蒼穹。簾前語不聞雙燕。地下書難寄隻鴻。但有離魂來夢裏。徒懷同命各心

中燈昏酒冷誰消遣。強起襦毫賦惱公。其四云。惆悵詞成錦瑟篇。歌離弔夢總
淒然。一生恨事空花月。半夜哀音迸管絃。莽莽寒烟埋宿草。茫茫逝水送華年。
藥爐經卷無聊日。合寫楞嚴懺悔先。

眉珠盦憶語

華鬢生

某女士。姓氏不傳。生少卽同里。閉然末由達微波。親芳澤也。猶憶冬杪春初。寒
梅始蕊。相見於茜紗窗底。女士伏几而笑。與予不作一語。几旁置畫一冊。叢樹
寒鴉。墨跡澹秀。詢之則閨中手筆也。予爲題詩。有人在西風正惆悵。又吹落葉
上闌干之句。今此冊尙爲女士所度藏。想當宵闌燈燧時。展閱之而惘然也。
女士構別室。曲折通幽。小樓三椽。多供古佛。予於樓下讀書。每當日午。女士輒
至焚香。所設熏鑪茶具。靡不精好。時展縹緗。與予共讀。女士喜閱唐宋說部。以
及稗官雜曲。半皆余所指授。性絕慧警。每覽一過。輒不忘。今茲斗室精廬。久無

余跡。雜花細草。猶似前時否。追影憶塵。彌爲悵惘。

四五月間。予從錦里返。讀書小樓下。爲休夏計。女士爲予潔冰盃。供雪藕涼沁肺腑。予以琉璃瓶盛清露饋之。一日女士新汲井水。雜以薑縷。和以梅汁。予索飲之。女士獨不許。曰恐因冷致疾耳。今予雖有消渴之疾。僻處於茲。無地可以追暑。欲求甘泉一勺。洗此胸膈間俗氛。不可得耳。

秋時赴試金陵。道過長江。山光送黛。浪花拍天。對此風景。獨增淒惻。顧舟中人無可與語者。因念女士深處閨闈。不能同領壯觀。殊爲恨事。夜闌人靜。挑燈作書。并製寄懷詩四章。中有那有心情連日醉。祇餘雲夢昨宵歸。碧玉工愁偏此日。泥金寫帖是何年。數聯皆紀實也。

女士庭前多植鼠姑。春暮盛開。巡闌索笑。時携纖手。並立檐下。以情妙之語。互相詰問。女若愁若怨。宜喜宜嗔。意有得之於言外者。尙憶積雨初晴。燒燭夜讌。

補

志

初

虞

虞

初

志

補

花影歷亂。鬢影蕭疏。幾不能辨。今美人無恙。花亦依然。而予不能一日相對也。思之腹痛。

女士能飲。尤嗜醴酒。能盡十餘罍。不醉。有鬱金香者。仿京江之製。芳馨郁烈。味極甘醕。余購得二甕。以饋女士。值此闌藥。嫣紅簷花。姹紫洗杯相對。殊有佳趣。余意弗在酒。每不及醺。女士亦三爵而止。今日酒壚轟飲。與屠沽爲伍。露醉失聲。不覺別有棖觸也。

女士以舊帕贈予。淚痕尙在。私謂予曰。勿爲外人道也。予以異香熏之。置諸枕函。每值酒闌夢醒。時出視之。覺點點盡是血也。

後爲室人夢蘅所見。笑詰予曰。此非彼妹之所贈耶。予亦笑而不答。迄今香埋地下。影隔天涯。兩處茫茫。俱成長恨。能勿黯然。女士年幼。工愁。每有難言之隱。秉性嫺靜。善處於繼母寵婢之間。承事繼母。務得歡心。女士爲父所鍾愛。而人

持其短以譖之者。亦復不少。故輒背人飲泣。與予論及家事。則撚帶微睇。若有所感。否則嗚咽不語。近聞母亡。婢去。新姨見嬖。家庭之事。又一變矣。不知女士何以處此也。

夏從錦溪返。道暑小樓。得與女士晨夕相聚。秋試報罷後。卽就館錦溪。數月僅得一見。女士與余。要非無情。料得日長倦繡。漏永挑燈之際。定必念及。惜以盈盈脈脈。未能達此微波耳。舊作錦溪寄懷詩。末首云。欲啼還止雙行咽。將別仍牽兩意同。曲桁簾波看瑟瑟。迴廊屐點聽弓弓。非愁非怨情猶昨。無據無憑夢未通。香墨粉箋和淚寫。囑誰好寄此詩筒。蓋指女士也。今予遠至滬上。四閱歲華。欲寄寒梅。苦無孤鴈。細字短絨。徒見墨跡淚痕之狼藉也。

予夏日羅巾微污。女士手爲洗濯。曝諸庭中。至夕忘收。囑其小婢携入房櫳。小婢曰。庭中之物頗多。豈懼一帕爲人所竊。女士聞小婢抵觸之詞。默不一語。噉

補

志

初

虞

泣竟夜。是事爲他媼所述。余聞之惋嘆不已。始知女士之一往情深也。

余見女士。每於日間。至於夜深。未嘗一聚。猶憶歲闌時。夜漏已半。女士父他出。未歸。坐待殊寒。圍鑪團飲。女士薄醉。余亦微醺。女士呼婢小瀹茗。藉以解醒。背鐙而坐。與予絮談。語及深際。輒俯而不答。否則怒之以目。此境此情。非外人所能領會。予得親歷者。三載有奇。至今神情掩斂。猶如昨也。寂寂旅窗。一鐙如豆。輒呼負負不置。

予舊作深鎖詩一律。暗紀夜見女士之事。今稿已散佚。僅記四句云。深鎖歲蕤隔幾重。淚痕已凝枕函濃。見偏掩斂如神合。日尙猜疑况夜逢。鎖魂盡在箇中矣。

女士與予共讀之時。日長多暇。戲搜古人書籍。於唐宋說部中。見事之涉於有情者。必手爲校錄。蠶眠細字。盈几滿篋。女士曰。他日若得成書。當名之爲剪愁。

瑣錄。又謂予曰。我兩人情事。不可不誌。爰成一集。出以庾詞。句甚瑰麗。凡閨閣之語言。離合之端委。纖悉備載。其後予應試白門。此事遂廢。今數卷尙存於破麓。觸撥前塵。不忍展閱。當西風起後。紅豆開時。啓緘細讀。淚從聲下也。

予曾著華胥實錄一書。純記夢中與女士相遇之事。頗涉狎昵。女士見之。始則頰微頰。繼而淚終。忽大慍。卽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緩頰間。其父母俱從堂中出。予窘甚將逸。而女士已拭淚危坐。女士父母以其神色變異。問其故。則以天寒衣冷對。明日予至。卽以書納還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膽俱裂。今請焚之以謝過。女士一笑而罷。近人題拾某記詩。有云。紅閨最怕人俱說。爲勸蕭郎莫著書。女士亦卽此意。

余思慕女士。勝於饑渴。別輒有夢。亦不知其所從也。夢裏綢繆。亦難自主。千回百折。別有深情。一夕夢讀女士寄懷詩五首。情詞愴惻。余捧之而泣。晨雀喧簷。

遽然而覺。今別已久。不復作此佳夢。豈因緣已盡。并此夢境而亦斬之乎。女士不喜焚香。謂世俗所炷者。皆非珍品。着於衣袂。常帶烟火氣。每至冬月。獨於小熏爐中。雜以水沉香屑。不見烟篆。滿室中自覺芳馥。垂簾默坐。萬念俱寂。今余逐臭海濱。久不領略此味。迴憶棗花簾底。細撥鑪灰。絮談愁悒。此境幾疑爲天上也。

余家有蠟梅一株。花繁而艷。香徹齋室。余蚤起。必摘含蕊。以供女士晨粧。記得冬窗漏殘。嫩寒料峭。女士擁鑪未睡。以碧磁碗盛花數種。倩余細揀。貫以紅線。裝以銅絲盤。於鬢髻。長短相宜。女士慧心妙想。大率類此。

女士所居室宇。務極曲折。堂後折而東。爲書齋。齋之左折而南。繚以長廊。由廊而東。有精舍三楹。地極僻靜。庭中疊石成臺。多種薺葡。臺左芭蕉一株。新碧欲滴。夏雨初過。綠滿一室。窗明几淨。殊有幽趣。女士臨池作畫。常在於此。偶婢媼

不在側。余爲之調碧研朱。儷青配白。時泥金甚貴。里中無此品。女士輒市金葉。以指甲研之。亦復細潤可書。非女士細心體會。亦不到此。

精舍地勢卑下。牆宇甚峻。日光不至。故夏日殊涼。靜坐斗室中。幾不知有盛暑。然高樹叢篠。籠翳窗牖。晴亦疑雨。入之覺陰森之氣逼人。一日時方炎夏。天忽陡變。余訝此時。何得有秋意。女士曰。豈不聞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耶。是非天公喜事。故作秋蓬鬆也。予因歎其敏慧。明日忽又酷熱。予笑謂曰。天公性情狡獪。任爾聰明。終猜不出矣。女士亦爲粲然。

余與女士飲酒。不設觴政。問爲射覆。否則猜枚。負者擊腕爲罰。卽酒亦各隨其量。女士不喜拇戰。雖碁之不屑發聲。纖指青葱。弗肯輕露。余戲呼爲鈎弋夫人。紅燈影裏。角彩尋歡。每每繼以嘲謔。第不及亂耳。醉眼茸茸。偷攏薄鬢。此景已隔數年矣。日月如馳。所思不見。令人何堪回首。

殘春向盡。海棠初開。小雨霏微。薄寒如水。女士偶抱小恙。余自吳淞歸。與之相見。執手瞪視。不作一語。藥鐺狼藉。猶擁書數十卷。以爲消愁計。病稍起。小閣垂簾。雜弄翰墨。拈筆撚脂。偕余破寂。然腕殊弱。作百餘字遽止。女士填清平樂一闋。自紀其事。曰。悵悵如水。小閣簾垂地。料理藥爐人病起。乍暖乍寒天氣。春晴落在誰家。春風薄透窗紗。對鏡纔知容減。一春愁殺梨花。今冥想此境。不可復得。爲作一絕句云。鑪煙鬢影劇相思。簷蔔花開曉起遲。苦憶日長臨楔帖。水晶簾底界烏絲。

女士於余。愈暱而愈疎。於數人雜坐之際。聞余聲。卽匿而不出。稍發一語。紅暈於頰。昔時余至錦溪。往辭女士。女士必謂余曰。風尖寒峭。幸自珍重。至後相辭。祇微應曰。唯。不復更置一語。其情則萬種纏綿。其詞則一字吞吐。天荒地老。此恨綿綿。室遙途渺。永無見期。思之酸鼻。零涕弗止。恨不奮飛至彼。一傾肝鬲也。

初余幼時。左臂有黑痣。及長如澹墨。略約可辨。女士把余臂。諦視再四。余曰。是未爲奇。因出右手。有文如王字。點畫明朗。女士笑云。與姓巧合。不殊。當日宋仲子也。乃言已腹之右。亦有赤痣。因解羅襦以相眎。余視之。紅痕嫣然。纖纖一彎。狀若新月。嗟乎。女士於親故。每不甚酬應。而獨與余相昵若此。其始有夙契也耶。何以雲散風流。一別不見乎。

女士一日晨起。雲鬢蓬鬆。流連小閣中。余適踵至。笑指屏上一姬曰。是臨鏡理粧者。丰神澹遠。酷肖卿耶。女曰。是爲羅氏所畫。筆致猶覺秀逸。閣中文窗。几。陳設殊雅。花枝姪姘。頗堪娛目。閣爲女士生母之閒房。其母早殞。閣遂閉置。女士每至其地。輒爲傷悼。余必曲意慰籍焉。

余於季夏。從錦溪歸。女士出見。秀影亭亭。殊勝于昔。薄暮設讌於小欄干側。女士與余對坐。杯酒迴環。殷勤相勸。几側置唐詩一卷。字跡端媚。女士所手錄也。

虞

初

志

補

女士爲余背盧仝月蝕詩不爽一字亦奇慧也。

邨中三月農父多演劇賽神。女士畢集。女士約余乘舟往觀。余至殊早。女士晨粧未竟。髮香而細。雲髻初盤。眞覺娟秀如畫。余以扇障日。偶爲篙工所破。女士惋惜弗置。余曰。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耳。女士不語良久。俯首微哂曰。君非寶玉。妾豈晴雲。何得以醜語詆人也。因爲累日不歡。越日余謂之曰。一昨失言。吾知過矣。女士則他顧而笑。此境此情。今追憶之不啻夢幻也。

女士於稗史中。酷嗜紅樓夢。茶餘飯罷。把玩不忍釋手。讀至黛玉焚詩。輒爲彈淚。謂余曰。此天下有情人也。余心誌之。而知女士亦深于情者。於傳奇中。則牡丹亭。西廂記。反覆流覽。研匣隨身。筆牀在手。小帙短編。拋滿繡榻。圖書叢裏。鬢影婆娑。亦佳話也。

女士修短適中。穠纖合度。將笄之年。靡曼寡儔。猶憶仲春時。予從鹿城應試歸。

饋以香串繡帕。女士堅不肯受。強之再四。乃納諸袖。後越旬日。女士忽謂余曰。曩君所贈之物。已分惠小婢矣。余曰。何爲卿誑予耶。女士曰。君意良厚。然是物實不欲藏諸笥篋。予錯愕不語。女士亦迴顧無言。其詞恍惚。是耶非耶。至今猶成疑竇也。

女士年稍長。卽不輕見予。避予若仇。然於深幄垂簾之地。猶共促膝私語。一日四顧無人。女士謂予曰。君與我異日當何如。余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心耿耿。終不敢忘。女士忽大慍。雙背熒然。盈盈欲涕。不語者久之。而不樂與予者數日。

女士雖不談禪。而微言雋論。往往有禪理。性不喜囂。碧窗寥闕。澹然獨坐。嘗謂予曰。佞佛者愚。闢佛者妄。精廬小憩。炷香誦經。可懺惡緒。若布施緇流。躬詣寺刹。以爲精虔敬禮。可冀往生福地。竊非所取。女士家風。酷言空王。其言蓋有所

補

志

初

虞

指也。

女士於淡粧素抹時。更有丰度。吳俗卜葬。例於冬季。一日女士之母出櫬。縞衣如雪。鬢髮如雲。含淚秋波。益覺斌媚。是夕達曉不寐。鬢髮斜暉。倦態惺忪。渾似海棠春睡未足。古人云。具真美者。粗服亂頭。皆有意致。洵非虛話。

女士於食品。別有嗜好。火肉則喜食肥者。鷄鶩則以醋炙之。謂風味殊勝蟹黃魚白也。蓋女士之母烹飪極精。女士習染其風。盡得奧祕。今護世城中。久不至矣。幕巢海上。所對者惟市脯邨醪。每憶及之。食爲之減。

女士雖慕閒靜。尠歡笑。而良辰吉日。必設小讌。燒燭看花。隨流置罌。其時女士親串。有能歌者。爰招予同酌。長篴一聲。琵琶數弄。女士細聆其韻之抑揚。聲之宛轉。卽曰。余得之矣。然不屑一效也。

女士製紅樓夢籌。以寶玉爲主。而黛玉寶釵副焉。其下則李紈王熙鳳。其餘諸

虞

初

志

補

姊妹以次遞及。羣婢亦分數等。齒高爵尊者。例不入籌。其制略仿會籌。而小變其式。謂骰子自唐宮賜緋之後。以紅爲貴。故四合巧卽可得寶玉。色勝者奪。且寶玉正宜奪也。呼盧賭采。猶不失爲閨閣韻事。每值放燈時節。逡巡戲擲。藉消餘閒。若蕭鼓喧闐。非所尙也。

女士於女紅。頗不留意。然偶有所作。亦時見慧心。剪紙爲花。窮極細巧。吳俗于上元夜。喜迎紫姑。女士每製繡履。峭如菱角。工麗罕匹。至於夜午。釵小鞋占。奇變百出。聞邇來從鍼孃學繡。定有所麗製。惜予橐筆瀛壖。不得覩迴紋十幅也。精舍以紆折取勢。迴廊屈曲。屏戶重障。圓竇如月。別有洞天。入之疑非塵境。隔牆多種紫竹。爽籟颯至。聲韻冷然如戛玉。夏日午後。女士必來納涼。每聞繡履弓弓。環釧微響。則知女士將至。小榻之旁。左圖右史。時與並坐。商榷古今。柔情婉戀。不復拘于形跡。及詣錦溪。嘗欲仿微之體。作雜憶數十首。不果成也。今日

思之渺如隔世。此世此生。終成恨事。寒夕坐愁。不覺鬢絲之如雪也。

錢東平別傳

大 哀

往見某報載有錢江傳。係以曉窗春語所載爲藍本。其言不詳。閱者憾焉。錢被害處。在揚州之仙女廟。予生長彼都。慕其遺事。因諮詢故老。爲別傳一篇。蓋予所諮詢之人。固與錢爲舊交。而目擊其事者也。

作者識

錢江。字東平。浙之烏程人。家世讀書。江少任俠。負奇氣。六歲工屬對。出語驚其長老。年十二。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不復事帖括。留心經世之學。旁及風角壬遁。靡所不通。自謂天下將大亂。以澄清爲己任。聞者目笑之。而江迥然不顧也。年二十出遊。周歷各都會。所至輒考其郡國利病。山川阨塞。以是學益進。久之。往遊揚州。揚郡以清高宗巡遊之後。繁富甲東南。鹺商擁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愛才名。江旣至。當事者咸歡迎。其名望與石埭周太谷埒。顧太谷創大

虞 初 志 補

成教。欲以宗教之力。改革天下。景從者多。且忌江才。江往揚之初意。欲假鮑賈巨金。有所建樹。顧其人率愚昧不足語。乃襍被舍去。入京師。與黃爵滋侍郎遇於逆旅。黃與語。大歎服。爲修札介紹。往投林文忠。於時林方以粵督赴任。遂携江行。居林幕府中。軍事一切。咸所指畫。江之在粵也。嘗於酒肆中遇馮雲山。馮雲山者。太平天國時之大將也。江奇其貌。呼與語。抵掌談天下事。遂定交。馮益介紹引見洪楊諸人。與江相約。以逐胡爲務。衆乃舉楊任籌策。而江任募餉。蓋是時江方居粵督幕。日與粵之富商往來。思借其金錢以大舉也。事甫有成。說而林已以開罪英人。遣戍。江遂不能居粵。所密謀者不果行。未幾滿琦善代林督師至粵。後聞江名。遣人至他處物色之。乃復居琦幕。其時中英方有違言。琦力主和。而江不欲。以是不相能。林之在粵督任也。嘗有公款十餘萬。已認定而商未繳。江至是乃說琦。使予以催檄。則徧循各郡縣。十餘日獲款強半。江旣得

金立散之募勇於潮州。一呼而集者萬人。將出不意與英人戰。有忌江才者。以江謀走告琦。琦大驚。亟遣人偪江回省。褫其諸生籍。遣戍邊。且散其所招軍。和議始定。江素機變。精技擊。數十人不能當。於途間隻身以奇計脫。遯迹燕趙齊魯間。且之舊所。而洪楊已起義。舉兵入江南。江聞之。躍然起曰。此正丈夫効力時也。於是馳書上洪秀全。都萬餘言。其大旨主於慎外交。搗北京。洪善其說。欲召用江。楊秀清忌江才出己上。乃向洪齟齬。江之策又不果行。江不得已。舍之去。流轉江淮間。適雷以緘以太僕寺少卿養疴歸。次淮上。江往說以練兵禦寇。駐師揚州之萬福橋。以制洪軍。雷慮兵餉兩缺。江曰。是無憂。責在我。卽爲雷草疏具奏。時軍興以來。大臣多畏葸不習戰事。清文宗得雷疏大喜。立進雷三品卿。以欽差幫辦揚州軍務。時有江之鄉人汪某。納粟得縣令。挾賞入都。謀得缺。適道梗。亦留滯淮上。江要其出金三千。佐雷軍。卽以其貲。刻多空白劄付。及捐。

虞 初 志 補

票事既具。卽持以入。裏下河一帶勸捐。凡出貲者。畀以捐票。其貲多者。則填充白笏。付畀以五六七品職銜。一時應者雲集。僅旬日而捐至數十萬。一面函札四出。山澤豪傑。聞風鬻至。蓋江素好結納。是時淮泗間亡命。如馮金豹輩。皆與江舊識。至是各率其徒黨。以至前後應召者。凡三萬人。又有皖人張某者。精拳勇。爲人保鏢。來往山東。與江尤莫逆。會客死於路。江爲經紀其喪。復資以千金。張之子佚其名。亦趨勇善戰。俗稱之爲張小虎。亦應召入雷營。授都司銜。時雷之糧台。駐於揚州之仙女廟。而以馮金豹將五十人。扼萬福橋。仙女廟者。舊名曰龍川。水陸交會。商賈繁盛。實東北諸州縣之咽喉。其獲免於兵者。人咸歸功雷。而不知江之力也。先是。義捐僅敷數月之用。江謂雷曰。區區阿堵物。行且盡矣。事可一而不可再。其何以爲繼。雷束手無策。江乃爲定抽釐助餉之法。立釐卡章程。抽收往來貨捐。厥後天下之膏釐捐。實自此始。曾胡卒賴之以募兵。奪

天下於漢人之手者。江爲之備也。然雷素庸於才。而性忌刻。江居衆好面折雷。雷不能堪。因是雷之遇江。貌恭謹而心實憤恨。會東台縣某紳有喉人抵抗勸捐者。江欲處以軍法。雷執不可。二人乃大衝突。雷夙受制於江。積忿既久。乃決意殺江矣。時雷居仙女廟河北之大聖寺。江則恆居舟中。一日議事不合。江移棹將他去。雷急檄張小虎入營。諭之曰。公義與私恩孰重。張瞠目不能答。雷乃捏稱江謀反狀。張叩頭謝曰。願爲大帥誅叛賊。雷卽止張宿於寺。不令離左右。隔其部卒於外。翌晨遣幕僚四人登江舟。道雷返悔意。謂先生果枉駕者。當盡去已見。惟先生命是從。江坦然往。時爲五月十一。雷見江至。出迓甚恭。江仍傲不爲禮。徑上坐。仰首向天而嘆曰。駿豎子。今日亦服乃公耶。雷不答。趨床前。拔令箭。江知有變。亟離坐起。思走出門。健兒十餘輩。已由門外一擁而入。雷躍登几上。張亦自幕後掣雙刀出。侍雷旁。雷大呼曰。速縛此獠。江見事急。以所佩小

七首。左右擊人莫敢撻。江大步將及門。張恐其遁。急自後迅下刃。斷江左臂。江負痛仆地上。左支右拄。卒無人能縛。江羣刃交下。遂遇害。江死時年四十有三。有目覩其事者。謂江軀幹雄偉。目炯炯有神光。被害時所著白紡綢長衫。盡爲血污作赤色云。

龔半倫傳

大悲

龔半倫。仁和人。初名公龔。字孝拱。繼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曰半倫。爲閻齋方伯孫定菴先生長子。生於上海道署中。先是。攜李三塔寺未建時。其前有潭。廣畝許。土人言其下爲龍穴。曩有高僧過其前。結壇潭側。誦經三晝夜。龍現於夢。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卽舍汝。龍領首去。明日潭果無水。因卽其地建三塔寺。定菴中年乏嗣。其夫婦皆好佛。乃詣寺求子。夫人入

門恍見一龍首人身者撲其身。驚而返。歸卽有妊。將產之夕。定菴適旅京。夢一龍入室。越日得家書。適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初墮地。啼聲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以上本王韜筆記所述。王與龔爲至交。知其家世甚詳。語雖無徵。姑存其說。）定菴少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書無所不窺。爲學浩博無涯涘。旣長。隨定菴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則大悲。由是棄舉子業。居京師。日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又性冷僻。寬言語。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薦。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

虞 初 志 補

所至。輒飭捕者護衛之。月致萬金爲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國藩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國藩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頹放。不自振。居恆好慢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舊所藏書畫古玩。斥買略盡。始納一姬。寵之專房。纔又購二姬。則其寵漸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數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皆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也。年五十三。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

瘋十八嫗

葉楚傖

洛陽之郊有老婦人。居無恆室。時從博場。惡少遊。惡少博而得。輒以供老婦。老婦則沽酒市脯。集諸惡少飲。已據高坐。手揮目送。弄惡少如丸。酒酣。曼聲歌。潯陽荻花之曲。哀豔淒馨。聞者淚下。惡少罔知音律。但龐然叫好。老婦亦不顧。歌飲相間。酣然羣醉。枕席一室。朝曦既上。惡少鳥獸散。老婦椎髮布衲。走郡中縉紳家。以串花交閨中諸秀。閨中呼老婦曰瘋十八嫗。瘋其性。十八其行。嫗以誌老也。老婦自言性獨孤。嘗五載易十一夫。二十二歲作貞婦。今六十七歲矣。時豫王開藩洛中。中使四出。選美人充後宮。十七八女郎。欲得王而婿之者。比戶皆是。十八嫗笑曰。減我三十年。洛陽名花。凡卉視之耳。或詰之曰。若年且七十。減若三十年。四十許中婦。具足與豈蔻梢頭。競色相於春風耶。十八嫗曰。夏姬武后。老而彌艷。女之美惡。首在情態。於色相間別妍媸。東郭鄙夫之智耳。或曰。

苟如若言。今洛陽羣花。誰果當後宮專寵之選者。嫗曰。苟非殘癘。無不可飾之。令作絕世美人。或曰。若欺余哉。城西有酒家女。髮如飛蓬。積垢遍頸頰。若苟能飾之。令比於美人。始信若術之神。否則瘋婆子。原善作痴人語耳。十八嫗曰。余將乘此時機。挾奇術致萬金。惡可向窶人女作生活耶。或笑曰。我固明知若之不能也。嫗躊躇曰。姑招此女郎來。不得則毋笑焉。翌日。某固偕酒家女來。女左目微眇。鼻際微麻。數點夾灰布襖。束袴管三寸許。履襪垢漬。立屋隅。骨碌視嫗。某笑曰。是足以霓裳侍君。壓倒六宮粉黛乎。嫗不顧。顧女曰。試面而步者。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踵。又顧女曰。試背而步者。亦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膝。又顧女曰。試手盤盂以翔者。三嫗點首曰。病在腰。少頃。突然問女曰。聞汝家阿娘。欲爲汝擇千乘壻。信有之乎。女低首微笑。眼波注衣帶間。嫗撫掌謂某曰。可矣。囑渠父母。越一月來。當令於此蓬筦中。認絕世女郎也。某遂留女於嫗。

居而去。越月餘。中使奉選冊於豫王。五雀六燕。翩翻入上苑。王冊以夫人一嬪十二。而膺夫人選者。居然曩日亂頭粗服之酒家女也。於是瘋十八嫗之名。著於洛中。或詰其術。嫗曰。膚白而不凝。則施以潤。髮鬢而不澤。則施以膏。朱暈而不侵。顴黛長而不壓眉。則色盡其美矣。眼波欲低。眉根欲活。顰欲無骨。喜欲依人。時弄姿於避面。偶寄媚於無言。則態盡妍矣。時輕愁而微病。偶慰意以盟心。則情盡其度矣。三者既備。神而明之。當可奪施姐之寵。矧其他耶。或又詰曰。彼眇而麻者。云何不損其美。嫗笑曰。天生美人。必賦之以微瑕。而此微瑕者。非但不損其美。且容妝華發時。或卽以是爲千古美談之資。眉折而掩翠鈿。乳傷而加金詞。是卽史之可徵者。或退而歎曰。世人肉眼。十八嫗瘋云何哉。

泣羣曰。嫗能化媼爲妍。殆亦得個中三昧者。足見天生尤物。無地無之。

嶺左賸觚（節錄）

葉楚儉

南州古隸蠻荒。搖童之居。篳路縑縷。謫臣逋客。遐觸偶止。則輒遺蹟殘編。競相傳覽。蓋天遙海闊。距中原萬里。而又值生世淒愴。家國艱難之際。非特王仲宣登樓作客。賈長沙賦鵬。自己悼也。小子浪蹤。屢登海隅。佳人南國。拋殘紅豆之思。巨眼中原。惟有青山作伴。木棉花下。一聲啼鴉。白苧歌中。幾曲么鳳。是已足令孫檠擒華。方回製譜矣。矧先吾而生之仁人義士。才子淑女。其可歌可泣。可傳可誦之野史。一一如豐獄劍光所南。井史揚葩挹芬。以慰吾寂寥耶。職方之志。固未上諸史官。文物之觚。行自比於稗乘云耳。

梅江韓江爲嶺左道渠。江岸名城。爲潮州梅州。梅江下流。會韓江以入於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潮陽諸山。尾閭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爲南方良港口。口內有崎嶇砲臺。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砲亦窳陋。

石磴苔荒。大旗風冷。守台老兵。種菜煨芋而外。惟寥落聽午夜鴉啼。南郊犢叱耳。

嶺左紅棉花。三四月盛開。粲若朝霞。與綠榕相間。尤擅絕艷。余一見之於崎嶇之商業學校。再見之於确石。惟絕少楊柳。靈和春深。白門秋老。在南中幾無可見。故當春風吹衣。晴曦釀暖時。賴有棉花作彼鄉花事耳。

菊花至冬之仲季始盛。是亦地氣使然。藝漑之方。與吳地同。庚戌余度歲於駝江。筆事既休。買菊三四本。置座右電燈間。珊珊花影。如聞珮環。濁酒一杯。澆愁未歇。而六街臘鼓。已餞殘年。杜小陵茱萸之什。不期於除夕讀之。

潮俗婦人尙纖趾。矯揉造作。更甚於淮揚間。且有躡蹠過甚。扶杖蹒跚以行者。白頭人無論矣。中婦風華。乃亦由此。真不可解。而蟬翼鬢。蜻蜓髻。粉垢脂污。亦非嬌好之妝。

梅州婦女。髻式異制。髮分前後二縷。前後縮靈蛇髻。覆諸頂上。綴金銀簪。後以紅絨札二寸許。反縮諸髻。紅絨之端。分髮作蝴蝶形。雙垂頸際。綠雲香函。蟠蟻白馥。南中靚裝。以是爲最。故間或荆釵布裙。亦饒天然愛好之姿。

六寸膚圓。今未多見。吳下少婦之麗者。着綠峽蝶履。帕首素衣。挈榼隴頭。余嘗以爲奇艷真艷。不謂於南中一律迺之。夕陽在山。半肩紅葉。出歌一闋。靡曼琳琅。陌上過之。殊笑白苧紅牙。俗不近雅。翠鈿金雀。華不成裝矣。

梅俗稱媳婦爲薪白。其意男子既娶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卽走南洋或國內讀書經紀。門以內仰事俯畜。悉付諸媳。故曰薪白。彌月既過。帕首入山。夜則擔樵以歸。燈下課子。堂前奉親。拮据畢日。靡有怨讟。卽富家亦復如是。比諸江浙佳人。錦圍翠繞。競尙新裝者。曾不啻太羹玄酒之尊也。

三河壩（潮梅交界處）以上。兩岸青山如美人螺髻。夕陽欲下。漸聞歌聲。皆樵

婦晚唱也。歌聲靡曼動人。間多國風江漢之遺。梅州謝可齋有梅州竹枝詞數首。有云。紅葉半肩歸路險。聲聲猶唱爲郎歌。又有句詠樵歸云。自覺曉妝眞草草。棠梨花下再梳頭。絕世風情。却無一點闌閣脂粉氣。

嶺左女飾之於廣州。猶江浙之於蘇滬。其實廣州女飾。雖勝於潮。遠難及梅。比來梅縣知事虞耕圃君。強令梅屬婦人。悉改廣飾。實大煞風景。垂鬢高髻。漢裝之遺。絕世丰姿。何可湮滅。孔子刪詩。不廢鬢髮如雲之什。耕圃耕圃云。何其然。倘謂一髻之飾。足令俗近淫靡。則后妃未髡頂以儀人。廣州亦溱洧之名邑。耕圃多才。利用厚生。在在足以著績。何苦向婦人頭下着手耶。

梅州葉碧華夫人。詩才適麗。弱冠卽蜚聲文閣。著有古香閣集。集中詩餘。尤逼眞樸園。記其慶春澤漫云。曲徑尋花。幽庭問柳。閒鷗有約。荷叢。條冥金烏。葦蘆聲天風。阿畚倒瀉銀河水。雜雲環珮響丁東。把鴛鴦殘夢。前溪喚醒惺忪。波紋

畫檻納粧倚。看青錢萬疊。玉瀝珠融。分量芭蕉。涼痕綠上梧桐。牡丹艷和琮簫咽。愛清聲淨洗塵胸。待宵來月上銀鈎。歸路煙籠。

梅俗貿易有墟期。其貿易處曰墟場。其期以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爲率。每日墟期。賈人畢集。牛豕之類。分肆列市。十里內諸村落。羣秤籬聯翩。以至田花村。髻笑語琅琅。夕陽西歸分道以去。亦南中殊俗之一。州治以東松口丙村墟市爲盛。

梅人多中原忠義之遺。文信國扶宋主南行。扈從之軍。多自中原隨輦以來。及宋祚不祀。信國被俘。軍士散伍。棲止於梅州者衆。漸爲土著。明季林氏揭竿。瓜蔓頗衆。及清中葉。乃有洪秀全崛起於客族。（梅屬五縣暨福建之上杭湖州之大埔等俱稱客族。蓋其人多於宋明之季。嬗遷以來。）而梅人之攀龍附鳳。以起者。不勝僂指數。逮洪氏喪敗。左宗棠南撻。殉義之慘。尤甚於明季李氏之

獄。故其人民積憤抑恨。挺而入推倒君主之途者益衆。三月二十九日之饒可權林修民。槍斃孚琦之溫生才。及他之陳敬嶽等。皆籍梅州。而建國淮上之戰。軍長姚雨平以下。如張我權林叔慧等。亦皆一時之良。是可知梅人數百年枕戈待旦之概矣。

石澳風土記

菩提

客言由筲箕灣。山行十餘里。至於海隅。有邨焉。背山而面水。邨人多瀕海而居。五方雜處。築石爲室。藉茅作瓦。編竹成籬。男婦老幼。悉棲息其中。人語鈎鞞。甚難言喻。日初出。則各具糗糧。結伴呼羣。持釣竿筐筥。遠出而游於海。傍晚罷釣歸。將魚換酒。雜妻孥輩圍飲一室。佐以粗糲。醉飽後。跣足蒙頭。席藁而臥。來朝無米爲炊。勿問也。以水作田。無有豐歉。仰事俯畜。皆取給於海。醉則相與叩缶按股而歌。嗚嗚與桃花源裏避秦人。其樂處相彷彿。而人情狡詐則迥別。邨後

虞 初 志 補

有山田數十畝。咸磽瘠不堪。故耕者少焉。女嫁男婚。亦皆及時。俗情稍尙詭異。當婚嫁之日。男家舁青油幕肩輿往迎新婦。而以六人持紅布旗爲前導。此六人則擇少年。而兼囊橐稍充裕者爲之。皆穿綢跣足。持旗導輿前往。謂之替新郎。至則各女伴率娘子軍。將所謂替新郎者。因遭困阻笑。索青蚨四五千。始放行。謂之索青錢。日將晡。新婦升輿。歸夫家。隨有數女伴。曰新阿姨。與新婦肩衣箱。隨輿而至。新郎敬迎入室。預設一酒筵於房之臥榻旁。旋邀所謂替新郎者。招諸阿姨入房。定席相與鬯飲。諧謔嘲笑。罔有顧忌。二更盡。席撤。替新郎者。各鳥獸散。主人導新阿姨入宿別室。而夫婦始行合卺禮焉。其風俗陋劣不文。男婦皆喜跣足。自頂至踵。一無雅骨。女之未嫁者。則妹之。既嫁。則稱以姑娘。多登山薙艸采樵。或遇少壯男子。漫聲高唱淫辭。以相誘。遠方來者。多鄙之。而不屑與語。而邨人則行歌互答。習俗相沿。殊不怪詫。或兩情相浹。卽以山林爲牀褥。

厥夫與伯叔知之亦不以理。噫。是真禽處而獸愛也。所謂互鄉者非歟。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吾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

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

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史八夫人傳

汪琬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入文忠墓。驅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

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某。艷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烈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視死如婦。節烈之奇。前古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赧皇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款。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匍匐泥淖中。王前導過。麾之不敢起。王過馬前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

萬歲而後乃起。是三台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熒熒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恤緯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凝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書矣。噫。

應廷吉傳

凌雪

應廷吉。字斐臣。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謁選授礪山知縣。史可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荐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劉湘客張鑾。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斤。觀者重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之則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

曰。天元玉歷所謂電中聚火也。人君絕世。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令廷吉占之。曰。風從月德方來。加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鬥之事。近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驟。匝月而有土橋之變。高太監以朝命至。如其占焉。淮陰紫霄觀皂英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士民觀者以爲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飴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爲爵飴。所見之地。期年易主。可法銳意經略河南。黃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坑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嚮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禡纛。風起纛折。西洋砲無故自裂。廷吉以爲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爲十惡。

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邳宿。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之。且田所穫既入於官。有司常賦。又將何出。聞桃源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令秦士奇沿河築墩。以駐砲。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卽圯。何架砲爲。議乃格。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左兵東下。弘光詔至。可法受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之。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發口。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如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

越三日督諸軍赴泗洲過山陽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步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助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者羣思効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躍冶之士坐談有餘實用無裨當此財匱而所給月餼不貲盍不散遣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將此禮爲羅冀收什一於千百行之數月既無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爲幸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得於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從軍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量授一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拔取長州盧深才嘉興歸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

旬而揚州城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焉。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不達。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與排詆。樹寇門庭。強臣悍將。因之阻兵安忍。遙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饜不給。何暇計疆場之外乎。迨夫左帥稱兵。藩籬盡撤。王師長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於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遜。此卽維揚堅拒。何補敗亡。况於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廷吉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以讀司馬之疏。而愴乎有餘痛也。

南邨曰。廷吉選士之論。慨乎季世之微言也。而卒能拔死士十九人。亦可謂不孤厥意者矣。

沈光祿傳

陳玉璣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孤力學。爲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嘗同鄉里俠少年遊。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歷乙酉孝廉。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遷知裕州。應奎妻父邵芳。丹陽人。亦以氣節自矜。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於田間。一時長安嘖嘖稱邵樛休云。樛休芳字也。新鄭相旣用。而江陵張相國居正。素不相能。銜樛休。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絕其後。陰命族人圍其廬。將以是日殺樛休兩孤。應奎集少年十餘人。假丐者縋牆入。奪兩孤以歸。旣守裕州三載。旱民乏食。嘯聚山礦間。幾十餘萬衆。督撫分兵勦之不克。應奎單騎布袍素冠。入其壘。衆駭然。見身不介冑。旁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衆曰。征科日迫。忍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曰。能從裕州守歸乎。衆曰。慮罪。應奎曰。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爾。相與痛飲數日夜。衆益感悟。哭聲震陵谷。悉縱

火燒山解甲去。大家宰孫公不揚過裕。不遣一使迎。亦不遽謁。孫公怒。突入應奎署。應奎方焙餅炙。非將食。遂邀孫公共食。孫公奇之。入朝言。應奎廉。應擢。部議例不可不揚。曰。老臣特薦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詣闕叩首。跨馬出都。上聞曰。此老躁急。猶昔。命騎追之。而擢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費。縣山中。輿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堵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擅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爲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驟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首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土人家釜甑罌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矚目久之。躍身

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於空。有頃復
搯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家。蓋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
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獄論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
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誤
殺貫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於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
而語之曰。非我釋若也。吳中沈某實教之。時應奎已行。孔禮哀號。書應奎姓名。
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
饗餅上食。兒子持土甌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叉手代孔
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樽酒炙雞至。願與沈公共飲。啖應奎狂飲大醉。持簡起
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爲沈公死。孔禮再
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旣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

命惟公之所傳之。應奎既官刑部主事。甫視事。司農以裕餉兩年缺住俸。州民聞如額匍匐解京。天子異之。御午門。召應奎與州民見。州民道應奎守裕狀。淚交頤。依依瞻戀。應奎不忍捨。上大悅。賜應奎晏表裏。萬歷庚戌。上不豫。召閣臣至宮門。卻之時。福藩猶在邸。中外洵懼。福清相葉公向高。謂應奎曰。事不可知。且奈何。應奎曰。竭股肱之力。以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驅徇公。福清相要應奎宿朝房。計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皇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應奎衷甲。與福清相同臥起。上豫乃出。當是時代。藩庶子鼎莎不得立。議將立之。應奎疏劾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因語某宗伯曰。代藩之議。倘不悔禍。當持吾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筆牘間乎。由是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御史某方至汀。應奎每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巡按目笑之。

已而有挺擊事。應奎把御史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驚且慚。噤嚙退。稅監高宥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城會。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宥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踰年復起。南光祿寺少卿。逆奄柄國。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

夫椒山人曰。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憂。惜乎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南邨曰。予旣讀沈伯和傳。怒焉而悲。念世生桀士難。而士之負才抱器而欲用世尤難。伯和奇男子也。亦竟以閒曹而死。牖下于國無赫赫之功。則人間事寧可論乎。

倪文徵

凌雪

倪文徵字舜平。山陰人。爲蒙師自給。兼通醫術。國亡。市酒肴。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衆諾之。偕至叢墓。命掘坎自埋。衆駭欲散。文徵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衆止之曰。死義也。今某某大官俱不死。汝小醫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幸成我一人曰。然則可使土親膚乎。與之二缶。以一埋坎中。文徵跌坐其內。以一覆而封之。已聞內有叩聲。衆發之。笑曰。一時有激。固知其欲出也。文徵曰。不然。我入時倉猝。未審方位耳。轉坐其內。復命覆之。密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徵聞其聲。踰三時始寂。

南邨曰。大官不死。小醫死之。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觀其臨命雍容。又豈庸醫比耶。

孫將軍傳

康乃心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居王谷口。黻齠讀書。城內府君祠。晨起赴館。至東門。遇一相士。視而奇之。曰。鐵面劍眉。他日必握兵權。長而家酷貧。廢書務農。然多智謀。膂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游。嘗飲於市。酣醉兀兀。兀撫膺奮歎曰。不掃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爲狂。時流寇猖獗中原。九重之上。晨夜焦勞。命將出師。旋撲旋熾。將軍遂仗劍入行伍。爲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宜君之戰。以單騎擒賊首。點鐙子不沾泥。斬獲甚衆。授守備。又與闖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敗。棄馬入溝中。公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爲之氣奪。授參將。轉陞護藩練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號翻山鷄。雄勇有才略。爲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單騎入傑壘。慰降之。傑感將軍恩。爲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報朝廷。終身不敢攜貳。後封興平伯。皆將軍力也。當是時。流寇逼河洛。羽書紛

馳王命或梗隔不行。秦藩微弱。官吏凌奪。至有過王門不下馬者。將軍嚴守禦。法行不避權貴。境內肅然。孫制府白谷去討李自成於河南。會久雨糧絕。師潰。潼關失守。賊蟻至。外竭內空。勢不能支。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孤軍退守興安之五郎壩。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豎義旗募兵。約總兵賀眞爲恢復計。遠邇響應。會我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悲其志節。屢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及李賊抱志不出。慷慨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爲土人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遍體創癢。幾無完膚。人爲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爲人嚴重。雄威而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虎。兇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竈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之死力。廣西提督吉公孫略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湖廣提督胡儂子瓊州總兵高進庫。

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功名起者。蓋不可勝紀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

論曰。吾爲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記流寇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缺也。將軍事今關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似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山。孤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五百海島者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

南邨曰。縱觀將軍生平。落落有古名將風。而偉節孤忠。照耀日月。疾風勁草。實成傑士之名。或者悲之。抑又何歎。

諸天祐傳

王源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倜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闖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

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衆，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衆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矚目躍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間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卽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禽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旣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僞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

磔爾爲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尙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卽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砦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卽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予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虎頭揮雙簡。左三稜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稜。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諸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諾。遂渡橋。

居民爭進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含伊季分巡水上下。含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含曰。賊渡奈何。曰請給之。須臾賊至上流。遙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逡巡去。大隊偪橋東。列板前行爲蔽。長矛隨其後。翼以弓矢。將次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板。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折其矛如葦。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秉拍手稱曰。張益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半間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千言立就。及長。與姬詹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迷失道。鳳容含章顯還跡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爲二。命顯鳳容將右。自與含伊季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鳳容望見賊以二矛躡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間刺鳳容。中其脇。鳳容夾其矛。奮力掖賊墜。鳳容亦墜。賊失矛。鳳容奪賊矛反刺賊。殪之。柳含奪馬授鳳容。鳳容上馬。馬弱復墜。含

又奪馬授之。共馳逐賊。賊退走數十里。次日復戰。力罷。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陳。虎頭爲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鬪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源曰。吾聞章顯善識路。倉卒經過山林險阻。雪夜亦能辨。而談笑殺賊。丰神閒曠。又有常次卿者。被創洞腹。血殷馬韉。戰益力於戲。得士之多如此。天祐何不能待也。豈非先事者爲其所難哉。可爲流涕者矣。

南村曰。吾讀諸天祐傳。未嘗不廢書太息。惜乎狗彘之徒擁高位。而英烈奇偉之士乃碌碌抱志沒也。明之亡。豈非天哉。

泣羣曰。明季闍寺弄權。流毒宇內。官貪吏酷。遍地瘡痍。遂致民怨日深。國運

日衰。李張二賊乘機揭竿。肆虐閭閻。擾亂中原。未始非若輩釀造而成。諸將軍知大丈夫殺身而衛社稷之義。奮然率衆起義關中。大挫闖賊鋒。其忠勇果敢。固足爲吾民景慕。祇以未能相機而動。卒難寸磔闖賊。惜哉。

游黃嶽記

程南園

予心醉黃山久矣。而神遊目想之中。常在紫翠烟嵐之表。丙申季夏。決計償一夙願。遂約同學諸友偕行。午抵白沙嶺。少憩。下嶺見西海諸峯。削玉垂青。漸出雲表。若旂旄導前而相迓者。心目爲之頓爽。晚宿溪下。有小水注於大溪。溪從湯嶺下。卽吾邑瀼溪之源也。立小橋望之。聖泉翠微迤邐。至九龍崗。列如屏嶂。橋後小坡。廠層樓。額曰挹翠橋。左竹柏數十株。壘石爲垣。溪聲汨汨。注大橋石洞中。耳洗目滌。蓋已不啻山陰道上也。徘徊橋上者久之。次日破霧行。紅日一輪。剛升翠微峯。如火樹銀花。穿峽而出。咫尺間。迷離莫辨。十里至伏牛嶺。嶺下

山景頗藏。及踰嶺望之。湯嶺迥懸天表。澗水上接銀河。下達前山。瀉九地之下。兩岸石壁聳立。琢削紫玉。若行夔峽中。停午始見日月。界石百道。飛泉噴珠濺玉。耳無停響。余驚心動魄。歎非復人間世矣。飯釣橋畢。抵嶺口亭。怪石錯峙。如大士現身說法。如龍跳虎臥。皆迴巧戲伎於雲門之下。度迴龍橋。至茅蓬山。桂千株。蓊鬱遮護。夕陽倒射紫石巖。已爲丹霞所隔。欲卽往湯泉。寺僧勸以飽食。方可酣浴。余頷之。寺楣間張南華學士額之曰紫雲庵。本太守江恂書。今易以程棟八分書。筆法亦復蒼勁。飯畢。循石級下。松篁夾路。煙水空濛。至湯泉。一幅銀沙。半池明月。解衣盤礴。入水晶宮。暖珠百串。從沙底迸出。平生宿垢。淘滌俱盡。知醴泉華池。總屬荒幻。不若軒轅氏之瓊漿。果有實境也。薛誰大設盃斛。李敬方築堂以祀。禮亦宜之。返禪房。僧取沈歸愚先生湯泉詩閱之。援易談理。頗有立致。明發渡澗。見古祥符寺。寺在昔年爲遊客駐踪之所。今茅蓬盛而祥符

衰雖棲一二緇徒。而空門寥寂矣。問白龍潭藥鑪藥鉢。寺僧指其遺跡。而狎浪閣。桃源庵。則徒存廢址。余爲慨然者久之。因作詩曰。迷途曾說武陵人。縹緲仙源又問津。歲歲桃花滿山下。誰從此地認前身。飯後度迴龍橋。蜿蜒而上。憩得心亭。涼風颯然。濤聲訇磕可聽。三里至慈光寺。面寺仰矚。天都硃砂煉丹諸峯。並獻身層檐之上。鉢盂緊靠天都旁。而曰青鸞曰疊嶂曰紫石。排牙結陣。次第插天。都左翼之下。寺僧廷入戒堂。飲茗畢。觀黃山圖。卽從寺僧覓徑。升大悲頂。頂上一松如蓋。余輩坐蓋下。炙酒飲之。體清心遠。不覺導吾神于九霞玉虛間。因戀湯泉。復下級返茅蓬。適有俗子自獅子林狼狽傾跌而至。貌困頓。口怨咨。云遭此險厄。不若受桁楊桎梏。同人聞雲梯蓮花溝之險。頗有懼色。寺僧又助作危語。言君等卽賈勇。不過至文殊院。斷不能越蓮花溝。同人遂欲自崖返。余笑曰。此輩荆棘盈胸。暗爲山靈之所擊。故但示之險。不示之奇。然亦已自彼而

虞 初 志 補

至此而吾乃不能自此至彼耶。遂安寢。越宿日出東隅。緣舊徑過慈光寺。不復入。翻左岡而下。溪澗略如湯嶺。而峯巒秀拔。則百倍過之。捫崖涉澗。皆傍硃砂峯。趾蛇盤而上。五里抵觀音崖。踞石小飲。壁上有小柏根。若盤虬。頂如竦鶴。此山多松而少柏。余翫之不忍去。里許燥渴。適有小僧擔紫花菘。至買嚼之。甜香盈齒。翹首見蒼顏台背者。立于紗帽石之旁。則老人峯也。隨從役夫雀躍前。余與同人以次捫蘿遞登。肩隨老人而立。追憶二十餘年所萃處者。皆食煙火人。今我曹得與此老晤對片時。不可謂非清福也。峯之右爲洪鐘。左爲剝瓜。剝瓜之左爲橫雲。跨此即天門峽也。出峽迤東北。行至半嶺。回視老人。面朝天都。背對蓮花。餐霞飲露。與太極相終始。斜睨而送余。余轉恨此身之不化石矣。轉身入雲巢洞。深二丈許。東南透天如井口。瞻觀音石。端立天都右峯。根手中楊枝。僅存其幹。前有石如香鑪。如幡幢。對面石壁刻觀止二字。天都峯聳拔千丈。尊

嚴正大。面面如削。無堦可升。按此卽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也。明一統志。何喬遠輿地記。汪循張公山記。皆以休甯之率山。當三天子都。恐未確。惟錢氏載新安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峯。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鄣也。匡廬亦稱天子鄣。西鄣也。績溪有天鄣。東北鄣也。大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子都之鄣。吳任臣以爲允錄。此姑俟有識者考之。由觀止石旁拾級上。如巴字三折。經一綫天者三度。仙人橋橋頭。石片纔削。蟲起三小峯。厚以尺計。峯腰峯頭。妙松點綴。惟服其奇。莫名其狀。人目爲蓬萊島。亦恍惚形容之詞耳。以上更繚曲往復。洞裏乾坤。本屬深窅。而壺中日月。忽現空明。蓋自雲巢洞至此。凡十三折。折至頂。乃文殊院也。院寺甚庫陋。而門前環列。左獅右象。風景不乏。前爲文殊臺。登臺四望。左天都。右蓮花。硃砂落萬仞之下。而院後緊倚玉屏。夕陽欲下。紫翠一色。峯之膚理。似不勝指爪。未片刻。姮娥東升。携酒杯向

虞 初 志 補

臺前酌之。雖天桂山宮。嫗嬛福地。何以加茲。宿院中。院境高寒。拂綿衾尙嫌單薄。恍住廣寒宮冰雪窟也。平明尋原路下。三里許。摹形繪相。嗟訝不已。回飯畢。院僧前導。經蓮花溝。鳥摩猿接。懸崖欲墜。然放膽猛進。至險而不知其險也。三里許。與同人飲蓮花石壁間。欲登峯。同伴悉退縮不敢上。余決然命從役導引。約渠輩坐以待掉頭。竟去。其逕當雲梯之頂。雖有微級。而絕壁陡削。不可旁視。級盡處有白沙甚溜。前阻六尺高石。疑路窮矣。因憶僧人曾爲余一一告語迷途。僧以院來禮佛客。其徒突由中道呼之返。於是旋行旋囑。從役默識之。二人互掖翻石上。復有路。兩度懸梯。五穿洞窟。其險絕處。有天設石欄。無欄處。有奇松貫石橫出。遮蔽深谷。使不至膽掉。明有僧獨居峯厓。觀其廢址。兩壁插空。或有雲來。更無鳥度。轉身西南。凌空復上。壁鐫天海奇觀四大字。粘寸趾。陟數十步。則蓮花之絕頂矣。天都雖稍下。而意未肯降。其餘俯沈海底。都成蟻垤。東則

滄海茫茫。西則匡廬隱隱。齊雲九華。南北拱峙。余飲玉池水。四望而呼吸之。元氣渾淪。萬里一瞬。亦神矣哉。余閱記錄。登頂者有三吳。宋吳龍翰。明吳廷簡。近代吳詹泰。今余獨飛身踵其跡。興趣何減古人。下峯至雲梯頭。發步處。壁如夾城。中段如棧道。下段削空無倚。同人從鰲魚洞口仰睇之。俱爲膽落。余仍散步而下。如履平地。鰲魚首翹蓮花之背。欲探蓮頂而未能。洞口一松一柏。松號臥龍。柏亦虬蟠可念。被樵夫侵戕而枯。殊堪髮指。穿洞上。北折至海子。海子本黃山之巔。而平衍寬敞。怯者亦安。綠縵席地。入夏毫無暑意。登煉丹臺諸峯。聳拔於海門之巔。日光銜之。皆作紫金色。一片雲激宕空靈。似欲引我上石牀。學陳圖南百日酣臥。惜天海庵光明藏俱墟。不得久留賞翫。過天平石。飲石上。同人有酩酊意。余挾從役升光明頂。視天都蓮花若鼎峙。然目光所及。一如蓮頂。吾家肖黃山。從頂上望之。匍匐後海中。僅作鴨頭綠耳。麻川。婁溪。舒溪諸水。如掌

虞 初 志 補

上螺紋了了可數。東探散花塢。怪石人立。英雄兒女。各具形態。從頂下北折入獅子林。寺門左有品字松。距品字數十武。有連理松兩枚。合併分枝。如五龍頂。正圓如十丈傘蓋。陰可庇百人。黃山松之最大者也。惜僅臏枯幹。皮盡禿。萎瘁久矣。惟得諸傳聞。付之想像已耳。僧延入。茶飯罷。殘陽正挂西海門。有石如雞鳴寺小浮圖。腰露鋸痕。余按記。目爲飛來峯。僧以爲不謬。飛來左右有奇峯夾之。僧目右峯爲石犀。西北峯腰一石僧。僧目爲達摩面壁。其神氣酷似。不嫌其借。林上添搆一新蘭若。額曰獅林精舍。與舊臥雲寺接壤。宿林中佛閣。大風震盪。萬松化虬龍。欲挾獅子拔地而起。濤聲撼天地。早起衝風行。塢中所見。若筆花。若仙掌。若鐘鼓鼎彝。造化幻戲。人巧那得奪天工。上絕壁入始信峯。峯中斷處。跨以飛橋。橋左設石欄。右有松插橋頭。其枝橫出。亦堪扶危。今此松已不存。在。越是橋者。愈兢兢焉。踰橋石片夾立。中僅容身。題曰淨土門。外有聚音松籠。

罩門口亦大而奇。轉身爲定空室。古僧一乘課經處也。志稱一乘課經此峯。課畢孤臥其中。風雨無間。後又有江麗田於此鼓琴。其侄孫太守江恂嘗訪之。二碑現存壁間。近鐘魚杳寂。人琴俱亡。俯仰低回。歎高僧高士之不可復見也。此處望後海較光明。頂尤顯。峯之左爲石筍。嵌空玲瓏。雕刻不到。昨院僧於桃花峯畔遙指之。目爲五百羅漢朝天台。今不能舉其似。姑從其號可也。他如丞相觀棋。美人對鏡。神氣如生。不可以俗名而廢之。由獅子林下嶺至松谷道上。鐘鼓鏗鉤。兔猿蹲舞。海子雲頭石。人皆倉皇祖餞。令人神牽目倦而不可止也。憩松谷庵下。望青龍黃龍諸潭。綠砂鋪底。雪浪飛虬。尤耐久觀。下芙蓉嶺至洞口。回首五城十二樓。森列天際。宜往年陳令題請觀二字於洞首也。過虎村至婁溪大橋。戴月而歸。不勝自賀。是役也。往還六七日。如天之福。纖雨不沾。余謂黃山眞寔中第一洞天。無石不靈。無松不秀。纖草微烟。皆有仙氣。可爲志切問。

虞初志補卷三
奇者道之。



虞初志補卷三終

重訂虞初廣志卷四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者將百人。筐篚亘里許。媒簪花曳綵。嘿部署。次第充庭。凡錦繡。綬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媪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慍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

人靜坐治鍼滯。無少異容。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籠鵝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金代引聘。官吏犇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滯。無少異容。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于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紼引日。公卿勳貴。奠幄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閱歲。鵝籠告回里。久之復夤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予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

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槨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鬥。恆通曙。直宿內閣。輒携女子。男妝入。予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予曰。鵝籠善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也。以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予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夫之得罪于國也。固先得罪于婦人矣。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唐祖价

公諱璨。字豈石。號湘門。湖南湘潭縣人。年四十七。舉於鄉。康熙五十九年。出知無錫縣。歷知河間府。長蘆鹽運使。加按察使銜。內擢大理寺少卿。前後在官凡七年。故有七年輦帶濫吹竽之句。知無錫。如鄉過山埡。風搖其輿。下輿步。山深處。風如故。左右落梧葉。遽呼役兩人拘吳八來。役問何事。曰風故。曰吳八安在。

曰我初來官。詎知之。往不獲杖。汝役哂之。訪一日不獲。受杖。三日不獲。杖如前。役置不訪。日逐嬉觀劇。偶晨過屠所。一人叱屠者曰。而割何不正。讓我吳八割。役駭聞。拘之。見於梧下。訊曰。汝吳八乎。曰然。拘何爲。曰汝罪發。直供不汝刑。吳八固曰無罪。杖亦無供。乃命伐梧。吳狀驚愕不可。強而伐之。命再掘。強亦不可。乃命役掘五尺。得女屍。頸有傷。面如生。吳八對屍戰慄。於是且杖且供。蓋隣邑夫婦行乞。吳八逐其夫。強奸不從。手拉之斃。云事在十三年前。梧爲吳八手栽。已拱矣。葉左右落如八字。故機觸而拘吳八。吳八供實置之法。守河間查獄。一犯呼張公救我。而曰某故秀才。某官誣我以強奸斃命。惟公救我。初某官無子。攜妾之任。婦與女居城。女日繡於後樓。會官戚婚禮。婦往賀。秀才偕友人亦往賀。且行且語過樓下。女適唾落秀才帽。彼此不覺。樓下有屠門。一屠過。適見之。夜衣冠來。門役詢問。詭稱官表姪。頃晤婦戚家。故來此。徑入女室。則稱我秀

才某日中過樓下。小姐唾我帽。其有意乎。言已。解衣强奸。女怒且羞。呼婢役逐之。出投繯死。宦憤告秀才。秀才稱冤。守令無能得犯。屈秀才獄中有年矣。公故疑。乃索得女之婢。細詰強暴狀。婢曰。鏡光中貌髣髴。但身軀修短不同。然猶記解衣時。胸露黑毛一團。公驗秀才無之。於是信秀才誣。思所以得強暴而脫秀才。一日示稱地方多盜。蓋厲鬼出世。城隍之役縱之也。某日訊城隍之役。士民莫不啞然。夏五月。果訊於廳事。觀者擁塞。大譁奇。公曰。人無譁。移後院訊。可容萬人。然由廳事至院。必數過曲室。室中預伏兵役。而女之婢在焉。令願觀者男入女否。入室則令各袒。徐行以驗。驗八百人。得胸有黑毛者屠人也。先是示凡三易。距訊之日久。絕不言秀才事。而來觀者初不意爲是。故屠人亦來。旣得屠人。出秀才於獄。一日坐堂上決事。忽四役拘兩人至。曰盜也。公注視良久。怒而杖役曰。若良民。曷誣爲盜。兩人亦叩頭頌青天。遂賞酒食去。夜分進所杖。

之役曰。日中所拘果盜。然小卒也。拘小卒。大盜必去。爲隣境害。縱之。若必謂我不識盜也。杖爾。則謂我無意於盜也。乃今而後。可得盜矣。盜每夜飲。乘輿劫掠。我給汝資。坐肆偏處飲。有盜入肆報我。越夜役飲。果十數。大漢偕昨所拘者。入酌酒相慶曰。久聞本府名。故不如某官也。俄又有入者。或數人羣。或十數人羣。約六七十矣。役既報。公會營弁圍肆。盜譁起。將出走也。兵役畏盜無敢入。公乃當先入。入於門。頂門一刀下。公乃舉手拉持刀者腕。而刀與人齊。仆地。役前縛之。羣盜赤手。又見縛。持刀者皆戰慄就擒。於是河間無盜。在大理寺。某王重其才。然以事與牴牾。不少屈。同僚病之。嘗入白事。王辭以病。因求見。闈者不可。大叱之。卒白事於寢。久之。世宗廷諭曰。汝有才而無量。公頓首謝。後歸建學。量齋公多讀古人書。熟經國濟時之略。魯亮儕觀察之裕。出其門下。余以邑人鮮知其遺事。謹掇所聞書之。而見於縣志及他書者不贅。

陸子鴻

林琴南

陸鴻字子鴻。金華之武義人。父光羲。以名進士出宰高平。沒於任所。鴻年始五歲。母孫夫人守節。育之以長。生有宿慧。過目成誦。夫人本名家姝。通經史。其舅孫扶搖亦名孝廉。鴻內受母教。外從舅氏學文章。十一歲入邑庠。十九成進士。光羲本爲書畫名家。藏名人手迹多。鴻獨愛鷗波。能爲鷗波山水。書法學山谷。過於野逸。遂不入詞苑。觀政刑曹。夫人爲之娶於黎氏。黎亦浙中故家。新婦至。淑且美。孫夫人悉其先疇。及屋產。託之扶搖。遂挾子婦入都。鴻旣入部。終日飽閱部中積牘。大清律例。以三年之功畢之。遂升掌印。堂官倚爲左右手。則年二十二耳。是年黎氏構疾。卒於京邸。孫夫人大悼其婦。子鴻幾不敢哭。轉以安慰其母。黎氏之棺旣厝。則遷居於內城之翠花街。左隣樹木陰森。似故家園。林生長日無聊。又有悼亡之戚。散衙以後。閒坐讀書。時孝欽尙訓政。時時幸頤和園。

六部咸有值班。生亦當值。未明已至海淀。宮車續續而過。最後有宮眷。車簾已開。曉色迷濛中。髣髴甚美。車停而生適立樹下。與宮中人迎面。豐艷異常。手中執東洋絹製之花朶。紅鮮奪目。忽似無意墮於車下。生方欲拾還。而宮車已輓行。生遂藏花襟間。花露之香噴溢。生神魂爲之傾倒。時天尙未明。生小住於海淀酒家。趣進食。出花展玩。因口占踏莎行詞。題之壁間。曰。曉色侵奩。香塵凝軫。微風暗掠輕蟬鬢。玉人纖手墮宮花。花鬢霑得些些。粉繡蝶襟明。描鴛扇近。明珠一串當心準。橫波欲語却遲遲。教人似把波痕認。題已卽行。心識其美。然不知此宮眷之爲誰氏。罷值歸家。頗涉冥想。一日無聊。觀劇於廣德樓。隔座有老翁。白髭廣頰。頗矜重。似旗員。與生通名。自稱貴福。供職內務府。問居址。則翠花街隔鄰也。被此問訊後。戲已登場。而貴福忽言頭暈。顏色喪敗。唇黃如蠟。生大驚。問所苦。劇言痧發。苟得藥令噓。當立愈。生以母訓。暑行恆佩紅靈丹。因出

以授之。再三噫。患立平。貴福則感荷無已。堅請同歸清談。生如其約。並車入城。貴翁園大可數畝。有玉醉軒。則一色環以海棠。軒中有橫幅山水。娟秀無倫。柳絲畫船。似寫江南風物。款落雁紅女士。生問何人手筆。貴曰小女耳。忽太息曰。老夫五十有九。小妾始生一子。此女爲荆人所生。年二十矣。入宮四年有半。明年臘盡。可以出宮。生曰。入宮後亦不令定省耶。翁曰。可以得假。生曰。然則女公子之畫筆。定邀宸賞。翁曰。否。小女韜晦至深。不欲自貢其藝。增人媚嫉。老夫少時亦好作山水。老來都廢。生請翁出所藏。翁於篋中檢得數幅。筆墨頗類唐。似學石田翁而未就者。生一一加以題品。翁大悅。遂約爲毗隣畫友。生自是散值。後時過翁家。一日。翁忽飛箋。延生過其家。則雁紅自宮中病出。瞥不省人。而夫人已大哭。達於外廂。翁手足失措。言曰。雁紅果不幸。老夫婦命盡矣。生請入觀。則偃臥者。卽車中墜花人也。生魂魄悠悠然。如脫軀殼。計近在毗隣。復有繪花。

之緣。今急病如此。事焉可圖。卽進曰。都下無良醫。唯西醫足恃。某所善之醫。沙君。可延之來。翁曰。事急矣。雁紅生死。懸君一言。生果爲延。沙君入診。沙曰。血熱腸腦。宜戴冰帽。遂以小羅囊貯冰。懸之樑間。時時近女腦際。又時時入藥。命取東洋看護婦二人。日夜伺女左右。積五日。女甦。能飲牛乳矣。又十二日。疾乃霍然。生匪日不至。無憚朝暮。翁夫婦感荷至深。相處如家人。而孫夫人亦臨存。女見夫人。卽傾心相屬。經日疾愈。乃梳掠。與生相見。女乍見生。亦赫然如有所思。已而微笑。彼此神會。生曰。女士於今年春半。曾否赴園。女覩覘久之。曰。先生似亦上值。生曰。然。海澱有行宮。宮車或漸停彼間。女防語及墜花事。則亂以他辭。翁夫婦亦不之解。明日張筵。延夫人及生過其家。孫夫人與貴夫人咸五十許人。洋洋論家政。貴翁則同雁紅至。玉醉軒。令以畫本就政於生。生爲講六法。並取雁紅畫稿之未就者。爲之點染。柳外增橋。雲間著塔。凡女意所不到處。一

一爲之指授。彼此都不明言。而幽懷已相沈結。逾三日。宮中傳語着雁紅入侍。雖孫夫人聞之。亦頗怏怏。生尤悵然如失。女已盈盈掩淚登車。生既引嫌。不能遙通一字。但於貴夫人家書中寄聲問訊而已。明年庚子。大阿哥既立。端王及瀾公出入禁中。而仇洋之議遂起。瀾公時時以邏騎偵伺朝貴之與洋人相接者。其勢洶洶。然幾若盡殺洋人。然後止。時義和團尙未萌生。而軍機調度。駸駸有用兵之意。貴福大憂。過生家。言仇洋非福。生心大奇。私計貴翁爲內務府人。唯諸王之命是聽。乃能燭及先幾。遂亦極言仇外之失計。不惟兵力砲力及兵艦無一可以敵外。但以財力與人力言。已彌不及。且以一敵百。雖愚駭亦知其非。乃羣小懵懵至此。良不可解。因相與太息。已而團匪禍起。生擬送母南歸。貴翁力阻。以爲無患。迨諸大臣被禍。董軍入城。合團匪圍攻使館。事已不復可救。宮車既西狩。女單車出宮。貴翁抱持大哭。立以人招生。請同出鄉居。生既見女。

朱鉛不施。而天然佳麗。秀色撲人。此時不知所言。亦不審爲計。翁屏其妻女。潛語生曰。足下喪耦久。爾我又屬深交。果不棄者。同在難中。願以息女奉託。生曰。謝丈見愛。然必先白老母。遂入告夫人。夫人曰。貴翁深情。汝安得卻。於是生遂雙拜貴翁夫婦。明日。矯妝出避於大城村間。卽於其中成禮。定情之夕。生誦踏莎行詞。女笑曰。雖力踵小山。然一何輕薄邪。

踐卓翁曰。團匪之禍。被其蹂躪者。雖區區北省。而南中受賠款之累。至於四萬萬吞聲。不圖却成全此兩小偶也。不然。滿漢之不通婚。爲時已久。雁紅卽屬意於生。果貴福之親屬。一爲之梗。事亦無就。乃離離奇奇。就中生一團匪。爲之作合。亂離之際。竟挾美人同行。似茶蓼中却含巖蜜之味。令人益覺其甘腴。余向譯十字軍英雄記。有英國公主擲花與臥豹將軍。遂成好合。今雁紅之事。亦似是而非。謂爲暗合可也。卽謂爲剿襲。亦匪不可。

南雄陋俗記

菩提

虞 初 志 補

有遊於南雄州者。言該境有一陋俗。可爲捧腹。淫奔之事。爲風俗最醜惡之事。而該境人言之頗不諱。非但不諱也。遇有淫奔事。親屬從而捉奸。其奸夫窮無資者。則張聲勢。或言投諸海。或言削骨熬膠。卒之略無可獻。則施以擊撻之刑。或奸夫富有資者。稱家行罰。罰定。則奸夫若無事者焉。其款所入。歸諸祖祠。辦理豬牛。自行宰割。佐以雜品。資薄者。則采買豬牛等肉。并配以薯芋之類。其赴飲者。無論矜耆及淫婦之翁長。暨夫兄弟。皆侈然自得。名曰飲皮。詎顧名思義。而有此狂樂歟。夫族有淫奔。非盛事也。竟因之獵食。且若以爲有榮施者。斯亦奇矣。識者謂此赴飲者。與麻陽陋俗。尙有天淵之隔。何者。麻陽之赴飲者。尙以自貽者薄。奉身而退。至南雄之赴飲者。則竟施從外來。且無論是何親族。皆若以有事於宗廟爲榮也。此其可恥孰甚。麻陽陋俗。該境紅白喜事。皆無餽禮物。

者率饋洋銀。自一錢至七錢爲率。家主率酬以席。赴飲者衆。賓雜坐。無論所饋多寡。然例送一錢者。只准食一菜。一簋甫畢。堂隅卽鳴金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紛而退者若干人。至第碗畢。又鳴金曰。二錢之客請退。又紛紛而退者若干人。例饋五錢者。完席。七錢者加品。第至五簋已畢。雖不鳴金。而在座者亦已寥寥矣。然此猶不失爲賓席。視與南雄之飲皮者。其相去爲何如。

髻俠小史

胡蘊玉

髻俠。逸其姓名與里居。髻長尺許。操舟武昌。人呼爲美髻艖公。而行事多俠氣。又共稱爲髻俠。常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末。楚陳大巖者。有文名。新喪偶。鬱居無聊。因訪友金陵。以遣悶。賃髻舟。見其貌怪之。旣登舟。鼓棹如飛。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荒村孤嶼。蘆葦蕭蕭。一望無際。大巖患之。髻笑曰。吾舟所至。何物蠹賊敢犯我也。君何怯焉。一日暮宿。見牛十餘頭浴於水。妨泊處。髻以左右手

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鼠然。數擲而盡。大巖在篷內見之。橋舌不能下。顧髯性爽直。頗知書。惡鬼神。每過寺廟。輒詬責詈罵。叱咤不休。一日大巖忽見舟尾。幔內有二女郎。嫺雅似仕族子。怪駭而不敢言。佯謂髯曰。而能爲我市酒乎。髯曰諾。卽索錢去。大巖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遊。髯何人耶。汝試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官於粵西。宦歸經湘潭。盜夜劫舟。殺妾一家。殆盡。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殺盜者。汝父母讐已復矣。吾將訪爾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其爲何人也。語畢。髯持酒至。大巖迎拜曰。吾始疑君。今聆彼女郎言。君真異。

虞 初 志 補

人也。吾幾失君矣。請納交可乎。遂相與共飲。酒酣。慷慨談天下事。聲淚俱下。髯曰。吾向以君爲文人。今乃知有心人也。雖然有文無武。辜負此熱心腸矣。且金陵不久將有大亂。君往何爲。大巖曰。喪偶無聊。訪友消愁耳。髯默思良久。忽蹶然起曰。君喪偶耶。若然。吾舟有女郎。可爲繼室。今日良吉。請爲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盞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旣婚。思歸。髯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從此多事。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而去。後有人自海歸。傳髯在海中。倡義旅有功。尋以事不如意。棄去入山。有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者。樸庵曰。吾讀水田居士集。得髯俠事甚奇。因點竄而潤色之。覺更奕奕有生氣。明季多奇士。如大鐵椎楚壯士輩。皆負絕人之勇。使秉國鈞者任之一旅。以討賊。如摧枯拉朽耳。惟不見用。老死草野。而建旄秉鉞者。半黃口豎子。天下事尙可問耶。而髯俠事尤奇。觀其笑哭無

端登山觀象。其志豈在小哉。倡義海外。弗克入山。英雄退步。卽神仙。若髯俠者。眞可謂之大英雄。非功名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至其謂有文無武。辜負熱心。吾更願今之志士。投筆奮袂而起。毋使髯俠議我輩無用也。

陳蛻庵事別錄

傅鈍根

余與陳蛻庵論交。蛻庵鬢已斑白。相視忘年也。今蛻庵死矣。蛻庵事狀。有汪文溥所爲文。言之頗詳。其末路。又得大顛記之。而柳亞廬且將爲之傳。余復何言。顧念蛻庵所以視余而厚。卽兩年離別以來。從蛻庵處至者。必道蛻庵於朋輩。獨念余殷勤無與比。而蛻庵居湘日。稔其事者。又莫余若。則余安可不言。第言之不文。則非余過矣。因作陳蛻庵事別錄。以告知蛻庵者。陳蛻庵之來醴陵也。在丁戊之間。其來也。以就醴陵令汪文溥故。汪籍陽湖。爲蛻庵女弟壻。頗結納時士。故一時醴人咸以趨事汪者重蛻。非眞知蛻庵爲何如人也。顧蛻庵亦深

虞 初 志 補

自韜晦與人無深言。汪旣去醴。蛻庵益貧無依。乃移寓南華宮。時以文事自遣。間或與劉今希諸人相倡和。其佳句亦稍稍流傳矣。己酉春。余在長沙。聞人言蛻庵。謂其人甚奇。云是革命黨。曾作官江西。旋以蘇報入獄。出獄後。其家蕩然無存。汪令其戚。昔受其粟以入官者也。與之言。詢其往事。皆不甚了了。殆如夢初覺。人或與更言他事。一引其緒。則語語玄妙入微。否則微笑而已。閒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有索其贈詩者。輒累百數十言。能肖其人。不待起草。逕書之牋扇。又嘗趣劉今希諸人爲文生祭之。聞醴陵有紅拂墓。在西山。則偕諸人往弔賦詩。臨去泣然曰。我死當於此乞一坏土。且丐諸人爲斯墓築亭。護惜古艷。余私揣其人。殆若有隱痛者焉。以爲鄭所南之流也。乃爲詩柬之。蛻庵欣然答余。余之交蛻庵自此始。是年六月。余自長沙歸醴。與蛻庵相見。初若漠然。稍久始益親。羅滌衫謂余曰。蛻庵送客創例也。非君無以當。願余視蛻

庵。非故慢人者。然是時汪令去醴已久。醴人之以汪重蛻者。相率引去。蛻每留余坐至更深。往復上下。其議論道古今成敗。論事當否。旁及文章軌則。騷雅之所留遺。風人之所諷詠。相與欣賞。歎息尋索。探討時具神思。若將可以終身者。不自知其窮而將老也。蛻庵既益不自聊。時復有所眷。遇之頗殷。會以事中梗去之長沙。主於汪之寓園。携其次女相伴。時余欲爲高天梅求蛻庵。苦不得蹤跡。劉今希以書告余。乃就其寓訪之。見則示余以感懷之作。語至悽惋。且余以相見恨。晚君安在。一往情深。我遊何之句。自是余日夕必至其居。以所爲詩詞相質。計與蛻庵相晤。此一月爲多。然觀蛻庵狀至蕭瑟。若不得已而處此者。於以知其遇之窮也。時余友寧太一以洞庭波雜誌事。觸虜廷忌。禁錮獄中。洞庭波者。當丙午萍醴起義之歲。余與寧陳創之海上者也。蛻庵既來湘。則日就太一獄中。飲酒賦詩以爲樂。悲其被害之同。而文人之厄也。故每與余言太一至

虞 初 志 補

爲流涕。會重九後二日。余與今希約蛻庵偕登麓山。並訪黃龔方諸人於高等學校。因相與作長日遊。遍覽名勝。各採山中雜花贈之。最後得一寒蝶。蛻庵喜甚。謂其化身。諸人歡笑競作。固不知其言之悲也。及飯。蛻庵猶戀蝶。起視則蝶已死。爲之輟食不樂。重增太息。各賦詞記之。有賈生鵬鳥之感。孰知其爲今日讖耶。嗚呼。淒涼身世。末路增悲。蛻庵以首倡言論。謀光復。至傾其家。錮其身。喪其愛子。生窮於清。而復死窮於民國。功狗爛羊。觸目皆是。稽勳之及。恠此一老。至於死無以歛。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其不然歟。自蛻庵離汪氏寓園後。數月不見。庚戌九月。乃復遇於長沙。時以病足故。居旅次。與日醫鄰。一身外無長物。賴友人時遣僕來慰問而已。一日以病足示余。刀痕長可尺許。云患脚氣。須剖理始効也。余問覺痛苦否。答謂云何不痛。又笑謂何不以身爲外物。曰苟能以身爲外物。則疾將任之。無治爲也。因以足疾詩見示。猶記其當日未曾

生使獨。後來終信德非孤之句。以爲爾我共喻之言也。旋復返汪寓。余贈以大
乘起信論。越數日復余。謂其意趣多與平日所見合也。余與榭園訪之。坐榻上。
不能行。積稿數寸。皆就榻前短几書者。有雜文。有史評。有詩。有詞。今不復憶。蛻
庵於文老而彌篤。頗作身後想。尙冀人間能傳之。余曾介之入南社。嘗謂余君
少年才力可自致。吾老益衰。胸中古義寢失。又屢丁憂病。恐不久人世。念名與
身滅。漸用自疚。使更假我數年者。或當老而有成。今自視不能矣。將如之何。願
人海中如蛻者。又何可勝道也。抑吾且身之弗恤。家之弗恤。而尙復眷眷於身
後名。豈非大愚。無亦念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文學之寄。不絕如縷。更十年
種且變矣。誰與斯責。君其任之。君少年才力可自致。在好爲之耳。蛻庵作是語
時。淚熒熒承睫。及今追述之。媿對故人地下矣。歲辛亥。蛻庵再至醴。六月余於
何春艦師處迹其居址。往訪之。入門。把袂視余。不作一語。久之乃問。頃從何來。

虞 初 志 補

何久不見。有詩否。則示以近作。欣然擊節。援筆賦五古二章贈余。復示余以壁間自篆一聯。集定庵各悔高名動寥廓。側身天地我蹉跎之句。旁識小字。謂久不見吾鈍公。留此書壁間贈之。恐蛻庵遂死。鈍竟不來。辜此一場凝竚也。因各大笑。遂亦索余贈聯。余爲易書各悔高名動寥廓。更何方法遣今生之句。相與太息久之。是年余從鄭叔容學作五古。因論及湘綺詩。蛻庵謂湘綺與其家有世交。集中寄二陳詩。其一號懷庭者。卽其先人。余始審知蛻庵籍衡山。非陽湖。陽湖特以先世宦蘇寄籍耳。然其平時從未言家世。有問之者。唯唯而已。余知其含悲。亦不問也。是日大市酒饌。款余殷勤。速余食。談論甚歡。而余已大醉臥榻上。逾時始醒。醒則蛻庵尙酌酒相待。曰。君其爲我飲此一杯。前一醉了今世。再飲結來生未了因也。余以此老好作寐語辭之。而蛻庵固相屬。持不可。孰知此會以後。遂與蛻庵成永別耶。顧蛻庵於此若前知。是又不可解也。未幾余返

鄉。遂作滬上行。八月革命事起。旋往蘇。主大漢報。十一月返滬。而蛻庵適以是時棄湘桂聯軍參軍事來蘇。訪余滄浪亭畔。而余已先行矣。賦詩所謂到處酒帘招客飲。却愁醉後獨詩成者也。蛻庵故屢爲余道蘇浙名勝。約共遊賞。至是竟不相期會。後海上擬寄余詩。謂如何一爲別。去住兩難依。固知此老之相念深也。自是以還。得其海上一詩。因見余臚錄中錄其詩而作者。又北京一書。則刊諸民主報。未寫寄余。嗚呼。余與蛻庵交誼。自己酉六月至辛亥間。西瓜東鱗。不可殫述。酒邊一別。遽爾千年。今後十方三界中。更何處尋蛻庵蹤跡也。以上所述。皆余與蛻庵私交。然可概知其平生矣。計蛻庵自作官以至辦報。至入獄出獄。至來湘。貴賤苦樂。更迭爲之。及來湘後。乃自號蛻庵。其居湘之數年間。斷爲蛻庵末路時代可也。蛻庵不必藉文采方足自見。蘇報之出。革命之濫觴。而其受創苦且逾甚。雖口不言功。後世亦自有能道之者。初不屑如餘杭文人之

虞 初 志 補

藉得邊使一官。勳位一級。自創民國。授柄於人。而轉以前功乞其揚權也。况蛻庵之詩。尤足以昌其身後乎。蛻庵詩集。最初有映雪初吟。庚庚集。寄舫偶存。皆存其長女搨芬處。凡三集。次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瓣心吟。皆存施心泉處。亦三集。次殘宵梵誦一集。及是集。前兩三年碎稿。則皆存吾醴人史采崖處。今尙能得之。又其僑醴陵日。爲詩頗多。嘗欲哀爲捲簾集。次諸殘宵梵誦前。其稿亦多歸史采崖。補輯尙易。綜計凡八集也。殘宵梵誦。爲長沙病足時作。余之知其各集目。蓋于此集自序中得之。並有自跋。頗寓身世之感。語至可悲。謂文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也。此集曾借寄柳亞廬觀之。並乞其題記。旋又錄其大半於長沙日報。及胙錄中。今茲南社所刻。略不出此。至其近日寓滬時之作。定爲何集。則社中諸人。多有能道之者矣。蛻庵名彞範。字叔柔。或作叔壽。又字夢坡。別號瑤天。中己丑乙科式。出知江西鉛山縣事。以不得於上司。投

効去。遂創蘇報海上。具如汪文溥所謂事略云。今擬刻蛻庵書集之法。應由海上發起徵集。以一人綜其事。存醴陵者。余任採輯。存擷芬及施心泉處者。當由汪幼安採輯。北京任民主報時所作。當由京中社友採輯。海上諸作。則由亞廬。或其他社友採輯。總其事者。當歸之亞廬。刊資則由社中倏助。亦易集事。如不能輯其全。則存醴之稿。後日余當集資爲之單刊。其文集則除徵集見存雜文外。如與友人書簡。及當時刊入蘇報之作。其尤佳者。尙可搜採。亞廬今世之能以網羅文獻自任者。海上文彥薈萃。釀財易舉。若天梅石子吹萬去病楚儉太一諸社友。皆可共謀。而幼安君。尤與蛻庵有骨肉親。擷芬女士。又一時豪俊。中郎有女。孟堅有妹。遺書之出。且無俟余輩爲之喋喋代謀矣。斯則視蛻庵身後之福命爲何如耳。嗚呼。

褚廷瑄傳

振公

褚廷瑄。字耕耘。嘉興人。博涉經史。寓目不忘。崇禎癸酉。舉於鄉。甲申國變後。遂不仕。時盜賊蠭起。宇內騷然。福藩正位南中。權貴馬士英阮大鍼輩。比周爲奸。勢傾社稷。廷瑄乃與東南諸名士。疏劾馬阮之罪。馬阮怒甚。大索天下。諸名士有被戮者。有隱去者。廷瑄獨一車一僕詣京師。大鍼聞之。使刺客要於途。將甘心焉。一日宿逆旅。方就枕。忽一老者叩門入。儀狀偉異。長揖就坐。謂廷瑄曰。先生將何之。不揣冒昧。欲有所陳於先生。先生之命。其在俄頃乎。廷瑄詫問。故以告曰。命也。聽之耳。老者曰。先生行矣。以先生之才。可待以有爲。委之賊臣手。竊爲先生惜之。廷瑄曰。彼權臣也。能使人殺我於道。獨不能使人殺我於家乎。彼欲死我。又安所得免。死生有命。奚逃爲。老者太息曰。先生義士。不敢相強。請從此辭。揖而退。廷瑄篝燈煮茗。披書稽古。自若也。隨行僕名毛二者。素忠義。踞而請代。不許。固請。乃許之。易所服食起居。再拜以謝。翌日視之。刃剗於胸。死焉。乃

市衣棺厚斂之。歸隱於鄉。晦姓名。不與世接。葬毛二於嘉郡新篁蕭家濱。子孫世祀之。廷瑄隱處。卽今丁店所謂楮家大村是也。

振公曰。明季士大夫。多輕死生。重節義。魏璫之橫。馬阮之奸。正人君子之攫其鋒者。或慘死。或禁錮。蓋不知凡幾矣。廷瑄逆知大禍之將至。而處之夷然。所謂見危授命之君子。不是過也。若毛二之固請代死。殆爲忠義之氣所感發。而不自覺。捨身取義。晚近士君子所難能。而當時乃于僕隸見之。嘻。亦奇矣。

賣菜傭傳

孫靜菴

明崇禎時。有賣菜傭。清苑人也。無名字。不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花草。或歌或泣。童稚羣媢侮之。不爲意。人以瘋子稱子。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嚙暗。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閩帥。能一一舉其姓名。若者貪。

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僞。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詆詛呪之。鮮所顧忌。且語且泣。日眇口涎交下。手揮流人衣。聽者恆堵泣。咸嗤以爲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擔乎。是非我不任。今朝中宰相。闔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矍矍不休。菜常不鬻。鬻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兒謂非貧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故事以譬解。母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啓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明亡不知所終。或云死於兵。死於水。又云削髮去爲僧。或曰瘋子姓邢。

山東武義士小傳

陳代卿

山東武義士者。名七。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常爲人轉磨。負繩。作

牛馬走。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輒隨其後。羣兒爭厭侮之。於是設願欲廣立義學。以教貧人子弟。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黠者爲謀曰。汝蓄錢。無生發。何勿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願爲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黠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我爲代存。決不負汝。母聽匪人言。一再誤也。武大喜。日行乞。且爲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多。楊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尙隔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大莊。乃購腴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聞其義舉。皆捐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脩豐隆。禮待尤優異。入學日。武先爲塾師。叩

虞 初 志 補

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後啜其餘。漚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或遇學生嘻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聊城張廣文玉榮。言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之蒸餅。則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延之入坐。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之。余初聞張君言。旣晤楊貢生。所言皆同。庚子四月。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李鴻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爲之傳。武七名訓。

贊曰。武訓之所爲。夔乎不可及矣。然訓子然一乞人。能積質萬餘緡。興數州縣之學。左右之者。實楊貢生樹坊也。富人厚自居積。聞公益之事。往往避之。唯恐不速。楊貢生爲之經紀。歷數十年不懈。竟以成其美。然則楊貢生亦賢矣哉。宜賓陳代卿撰。

權奸之凶焰

程南園

崇禎末。一術士言熹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共飲於旅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臥。忽有人排戶。以火照其面。卽擒去。旋捉四人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此見於幸存錄者。嗚呼忠賢之兇毒。誠亘古所未有矣。然

亦有威力所不能及者耳。新言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台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幣，籐杖塵拂，踵門請見。闈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伺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闈者不敢報，舉爪椎斧鉞指其頭顱，詈且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今公富貴極矣，甯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鎖，撫司研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手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駭，驀地不見。此與續虞初新志張獻忠設朝時之狗

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凶威無所設施。差快人意耳。

按剝皮之說。從古未聞。惟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劍命剝皮。援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然景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皮皮未竟。而其人已死。即將行刑者剝皮。蓋未得其法耳。甚哉魏闡之殘酷。何異獻賊哉。

耳新又言魏闡發塚。凌遲身屍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併流。若留以待刑者。

獨木舟

柴小梵

清和坤當國。威赫中外。事敗後。查抄清單中所載寶物。有爲內庭所無者。初命福建布政某承辦材木。將有營建於樹林森蔚中。得一香樟。大十餘圍。高矗霄漢。乃伐而獻於坤。自漳至京。運費至三千餘兩。坤得之。喜不自勝。如此大材。屈

爲棟樑。亦深可惜。則命匠作某。剗削雕刻爲一舟形。舟成。長四丈餘。廣一丈六尺。無事髹漆。香氣馥郁。名曰獨木舟。上爲樓船形。艙舷寬敞。可居百人。其中鏡臺書室。可供淘寫。紅軒碧廚。可供食息。上築臺榭。可以遠眺。後植花木。可以游賞。曲徑通幽。平橋斜閣。置之綠波清流間。容與徘徊。勝西湖不繫園浮梅檻萬萬也。(明汪然明製船。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步。堪置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醉墨。出轉爲臺。臺上張幔。若遇驚飈蹴浪。欹樹平橋。卸闌卷幔。猶然一蜻蜓耳。陳仲醇榜曰不繫園。然明自有記。又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泚。浮湖中。編蓬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幃之。行則揭焉。支以下載。其下用文本斲平。若砥。布於泚上。中可容六七胡床。位置几席觴豆。旁及鼎彝。疊洗茶鐙棋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貞父書柱聯云。指煙霞以問鄉。窺林嶼而放泊。一時詞人題詠頗衆。

有浮梅檻集。王在晉有賦。汝亨有記。獨木舟成。坤未嘗一臨。坐及事敗。沒入禁中。上見而歎曰。是奴所享受。朕亦不得望其項背也。國之精華。盡於是矣。乃浮於後海。不肯一坐。目爲妖物。先是吳省蘭爲坤作獨木舟記。今集中失載。楚中刻本。復增入之。比之放翁南園。實非省蘭所願也。前年見西人用攝影法。攝得獨木舟照片。艣摧桡崩。已朽敗不堪。不禁動人幾多感慨云。

湯臨川折獄

陳小蝶

辛亥之歲。予客平昌衙舍中。精舍三楹。頗有清趣。拓窗適面草場。老梅數樹。正妍紅着花。香味每從簾縫中沁入。隱約可捫。相傳其地。卽湯臨川建問言亭故址。亭圯。故築屋補之。顏曰臨川小築。誌不忘也。予因念臨川爲一代文家。而遭際獨澀。僅以縣令終其身。然而人民疾病。唯邑縣之官爲親。平昌之民。得此以爲父母。亦未始非其福也。予居平昌。雖祇三月。而得知臨川之政績。獨多。小窗

無俚。搜剔舊聞。姑舉其一端。以示今之爲政者。

平昌爲處州屬縣。而獨接近衢州。與龍游僅一山之隔耳。明例。縣治畛域之分至嚴。惟持刃追械。得以通融辦理。隣邑毋得藏匿。蓋當時寇徑者多。故特定爲此例耳。有靈山農者。莊田比頃。以歲豐得重資。乃放之以取利子。其隣曰陸肇明。布商也。以綢緞獲利較多。改業焉。顧鏹資未滿。不足貨綢緞。乃商於農人。假二千緡。以田產方單爲質。言明翌歲獲利。當資本利以贖。旣而果獲腴利。首先貯金。以償農人。先納千八百緡。而仍存券農家。約明日以殘資來換。蓋所隔信宿。又恃在通家。亦不更書契籍。及明日。陸復資二百緡來。求付券據。農竟不認。謂金錢重事。安有付款而不書契者。且借款之上。言明明歲。資本利來贖。今纔八月耳。天下有不思自存其款。以取子息。乃提前以償宿款者乎。陸忿甚。冤訴於縣。亦以無信可徵。終不得直。罪且反坐。陸大懼。行賄始得免。遠聞臨川政聲。

乃星夜狂奔。伏縣前號哭。謂小人家產。僅此區區。此地更不得直。直無由自滌矣。臨川亦以縣小政穉。不能越權受訴。却之。陸叩首崩角。不肯去。哀懇曰。小人破產。縱不足恤。但名譽亦將由自而喪。此後將何以爲人。臨川意動。乃詢之曰。汝語無妄乎。陸又叩首曰。小人焉敢妄。惟老父台明察之。臨川曰。若是。則予當爲汝勘之。汝可暫住衙齋中。待領汝單。陸退。臨川乃召捕盜之役前。令曰。昨捕來四盜。辭連靈山農家某。汝儕可往逮之。毋令遁。但勿驚其家小。役往。果逮農人至。臨川厲聲曰。老兒幸耕織自活。胡爲寇徑。獨勿懼斧鉞加而頸耶。則號泣曰。稼穡之夫。未嘗刀劍。賊寇之事。實非素聞。唯在上者。憐而察之。言次。崩角至流血。皆石振振作響。臨川乃慰之曰。誠知爾冤。但羣盜皆同聲供汝。實爲窩賊。汝果無弊者。則吾當移謫龍游。一抄汝家什物。苟不得贓。則汝冤明矣。農時尙未知爲陸所告。則立應曰。諾。曰。盜之所得。必多金銀錦繡。汝今試先告我。汝家

究有什物幾許。將來查勘之時。設有溢出此數目外者。則即認爲贓證。殺無赦。農聞語。坦然不疑。且大感激。植身跪。俛指以數曰。牛若干。羊若干。布若干。爲其妻若媳所織者。莊契若干。均他人以之約債者。田產之契一。亦其鄰以之約債者。錢千八百緡。其隣以之還債者。農語未畢。臨川已拍案叱曰。縱不爲寇。奈何爲無賴。乾沒人家金錢。令左右召陸出曰。汝果嘗得彼千八百緡否。農知不可隱。但伏地乞赦死而已。臨川乃令陸償農資以換單。懲隣農焉。

外史氏曰。昔者趙江陰亦嘗以此法治其東西隣矣。今臨川亦爲此。豈偶同歟。抑有心師之歟。然而卓異之政。每每出自荒僻。不爲世人所聞。良可慨感。而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亦不收此事。抑又何歟。豈以其事無所考證耶。然而平昌之人。固言之鑿鑿也。

吳越間當鑪女。嗟峨三角。窄袖輕衫。低眉一笑。行酒數行。所謂青娥待酒。樽中醞醖。亦爲增色。令座客多飲一盃也。有阿媿者。娟妙無匹。濃粧淡抹。靡不相宜。小草閑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效之。百不一逮。蓋個中翹楚也。阿媿姓顧。父亦以麴蘖作生涯。故春色難關。一枝紅杏。遂出牆頭。而亦略捲雙鬢。高擎鸚鵡盃矣。阿媿深恥之。但處境已然。欲免不得耳。阿媿之居臨河。隔岸蓋某御史府也。御史有一公子。翩翩美少年。善屬文。從父客京師。已而金殿高魁。衣錦榮歸。阿媿一見。心竊慕焉。自是啼笑無端。動靜失常態。奄奄成疾。竟在床第間討生活。一枝穠艷。遂作斷腸花矣。母驚以告父。父詢之不言。與之食。亦不食。顧固無子。夫婦愛女若掌上珠。百計誘之。言阿媿自念。惟一死耳。因洩瀾曰。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慧。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賤業。以類爲偶。逆計他日所適。不出一屠沽賣漿耳。父曰。然則兒何欲。阿媿曰。兒

虞

初

志

補

不言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隔岸某公子。品貌科第。父曰。痴妮子母妄想。彼赫奕若此。豈尙無婦耶。縱未有婦。肯婿我家耶。痴妮子母妄想。阿媿曰。兒甯不自揣。第得爲小星。死瞑目矣。父搔首曰。兒休矣。此事却不能諧。當別作計。兒母固執。女竟不言不食如故。父大憂。乃商諸其舅張某。張固常奔走於御史府內者。因笑而請見甥女。顧導之入。張謂阿媿曰。兒母自苦。我當爲汝設法。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顛顛。阿媿遽起謝。翌日。張卽入御史府。遇公子。熟視公子而笑。公子問。不答。笑如故。公子怒。張曰。公子勿怒。奴見公子。不覺觸一事。殊可笑耳。公子問何事。張故不敢言。公子固問。曰。然則言矣。公子勿責。隔河酒家女阿媿。欲言復止者再。公子曰。阿媿奈何。曰。曩見公子玉貌。並耳熟。公子少年科第。才學超羣。阿媿亦自負素有姿且慧。誓得人如公子者始嫁之。雖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絕食死。奴哀其志。悲其遇。而又嗤其妄也。故笑耳。

公子驚曰。天下安有女子而憐才若此者歟。情不可負也。今爾可告彼。明日準備鵝黃。我偕而往。今彼抱甕而前。果合我意。吾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張走語阿媿。阿媿喜甚。自信吾事必諧。明晨卽理鬢縮髻。投炭燃爐。俄而公子偕張至。阿媿含羞而前。白墮低斟。爲郎憔悴。雖已遜平日之瓊麩玉蕊。而公子一見病西施。已不酒而醉。不覺首肯者三。公子歸後。張問曰。若何。公子曰。可則可矣。但夫人恐不我見。猶憐耳。當入商之。夫人曰。此有志女也。吾爲若娶之。成而志並以成彼志。何如。公子大喜。出語張。張則往告阿媿。遂擇日歌秣馬焉。卻扇之夕。公子入房。阿媿卻曰。妾願執箕箒。今得事公子。何幸如之。何敢非分。公子應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子愛其有禮。勿強也。乃歸告夫人。夫人喜。令復往。卻如初。夫人乃親秉燈送公子入房。曰。妹意甚善。我已悉。今夕佳夕。毋負吉期。此吾命也。阿媿乃從。媿事公子。夫人如婦事舅姑。夫人或問之。

則曰。舉止本來羞澀。慣大方何敢學夫人。時人艷羨之。今則杜康家無處無赤脚婢。但不知春風醉鄉。綠雲矮墮間。誰是阿媿耳。

記介休獄

錢泰吉

某歲元日。盜入介休夫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姻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氏子怒詈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饒於財。知王媿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貲。可攫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奧。伺媿至。搯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媿。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認。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

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之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爲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爲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認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二

環耳。前失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安有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環後所別製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於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王仲瞿逸事

陳匪石

王仲瞿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世人無不知之。有譚仲瞿逸事者。謂仲瞿工劍術。揀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示人。當時和珅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負盛名。珅嘗籠絡之。仲瞿亦與往來焉。一日和珅生日。張筵爲壽。士大夫咸在堂之上。杯浮蠟綠。歌擲牙紅。堂之下。魚衍韻曼。鳳曠鸞鏘。和珅揚揚然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起。言於珅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爲猶有憾。公

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坤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曰能之。然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坤顧左右。往吾臥室中。見有錦袱重手折爲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之。坤驚顧左右。往吾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固鏽者。其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一倭刀也。光燦如新發礪。見者咸謂寶物。和坤亦自謂必可邀仲瞿青眼。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然……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坤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耶。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坤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某固有隨身者在。俯首大噫。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鑠。不可逼視。忽有一白光飛向席上。砰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而見和坤呆若木鷄。立於案側。顧其案。則劃然中分。剖而爲二。良久。和坤神色稍定。顧衆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清高宗。謂妖人王曇行。

虞 初 志 補

刺未成。高宗密諭九門提督步軍統領嚴緝王曇勿使逸。比戶大索。雞犬皆驚。而所謂王曇者。鴻飛冥冥。弋人竟不可得。將十日矣。清高宗視朝。忽見御座之旁。墨瀋淋漓。筆勢飛舞。諦視之。則詩一首也。詩曰。黑衣隊本衛旋宮。灶輿而今竟不同。翻手爲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輪瓜子韓王府。車走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有款識曰。妖人王曇。高宗閱罷。大驚失色。和坤侍側。面色灰死。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筆跡。坤能辨之也。高宗令坤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高宗謂坤曰。宮庭邃密。渠竟能來。我亦無奈何矣。坤出授意九門提督步軍統領王曇。事不必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江浙。虎邱山窈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卽此時事也。及嘉慶四年。清高宗卽世。仁宗親政。普諭軍機。有若王曇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之語。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清仁宗實備聞。

之。故於既誅和珅之後。有此諭云。

王仲瞿墓表銘

龔鞏祚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嶺。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荐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即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湖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荐。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十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

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眞。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繆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

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深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若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鄭氏故臣

孫靜菴

明亡。吾邑華生兄弟。佚其名。家邑之蕩口。俶儻不羣。日晡。微行至某里。東見衆方圍聚。一人使打卦。其辭旨精奧。類有元解者。異而尾綴之。比歷數家。益信。其人出。華自後曳之問焉。張目答曰。打卦者固問。答如前。華曰。敝廬咫尺。能一見。

過乎。遂要歸。問答間意殊傲睨。尋復持其具欲去。華強之坐。使子弟出拜。願受業門下。打卦者顧而嘻曰。乞子固足任皋比哉。不可。良久乃許之。頃之華姻親某持盜刺來華。譁言夜且被劫。盜刺者盜將劫巨室。先書名紙。使人投之以爲信。蓋緣古先禮後兵之意。且以耀其威武也。某述之窘甚。華爲言家有子弟師異人也。若請之。其可當有效。某從華往請。打卦者俛首自循其髮。久之曰。事亦易易。然使人慮不足任。必親往乃可。某曰。先生與若有故耶。打卦者喟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豈與盜故哉。怒欲弗往。某跪而泣。華亦前謝。乃往。既至。相其宅。居曰盜當從某至。取輒爨列門外爲數疊。誠家人但闔戶寢。勿聲。家人陽諾之。實不敢寢。而打卦者寢自如。俄聞門外有人馬聲。隙窺之。見盜怒馬列炬。劍戟摩憂聲。錚然。前後約三五百人。及輒疊而騁。旋繞之。自初更至達日。迄不進。盡異之。打卦者亦寤。問盜來乎。曰來矣。來焉。在曰在門外繞輒疊。曰然則吾當出遣。

之。去衆於門外。設坐擁之。出坐。定舉塵塵盜若寐盡。仆顧曰。繩縛之來。衆出繩。次第反接之。驅至前跪。打卦者大言曰。男子負膂力。不能爲國家效命。反棄身匪類。以污辱鄉里。誠一死不足以贖。吾今貸若。謂某可畀而百金。若再終不汝宥也。命解其縛。叱之去。打卦者亦取道歸。自館於華。饋遺贄幣。悉不受。強之則曰。吾今無事。此姑留於君。俟異日有用。當卽取也。一日趣華治具。飯以米四斛。云。且有客至。華如言具至。則二僧儀狀雄偉。操閩音。始見皆拜伏。起而肅立。供侍命之坐。不敢坐。有問則跪而對。打卦者語之曰。止。今豈可以昔比耶。吾之在此。汝具知之。汝之踪跡。吾亦自無不知。各以心喻。不在瑣瑣也。可卽去。勿再至。吾已爲若一供矣。因出所具以食。僧袒衣大啖。俄頃而盡。摩其腹曰。徑飽。自此至彼三千里。可弗再餐也。起而爲別。再拜皆飲泣。打卦者亦黯然。僧遂行。打卦者留居華氏。凡十二年。後值九日。生徒盡散。遺去。打卦者獨與華氏兄弟俱。道。

遙隴畔自得也。已指一地。問近屬誰氏。具答之。曰。後可卽葬我於是。華以其言不祥。笑曰。何爲。修短有數。吾已盡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蒙先生不棄。承視杖履有年所矣。然終不獲一識先生里居姓氏。實所遺恨。今日月淹迫。先生寧忍竟無一言耶。打卦者亦泣曰。薄劣誠不足爲長者道。必欲識者。吾腰帶間藏有小佩囊。歿後可取視之。翌日竟卒。啓視果有小佩囊。中帛書徑寸。語皆隱約。玩之。蓋鄭氏故臣。而隱憫以遯世者。僧當卽其屬將。故在播遷。猶不失禮如此。乃具棺歛禮葬之。如其指。則構特室奉其主。世祝之。囊頗秘不肯示人。聞至今尙存藏於家。

鬼道士

孫靜菴

宿州鬼道士。姓章。失其名。以其能役鬼。故以鬼爲號。鬼名柳青。隨道士所至。常住徐州大雪中。麻衣躑躅。汗津津如六月狀。徐之人挈榼登山。道士乞飲酒。或

曰。一壺酒。羣飲且不足。安得餘瀝。道士拊掌拾石子如豆。訶之成白金。付主人。奴代沽盡醉。數十客而壺不竭。有御史者奇之。與之遊。一日忽請貸金十笏。御史有難色。道士曰。戲耳。吾自有吾金。呼柳青來。遙指榻上。則黃白粲粲。細視之。皆御史囊中物。大疑。道士復呼柳青去。則物已空。明日。御史竟暴卒。南都亡。道士沉於桃源之淵。後數年。徐之人往山左。過太山酒樓。聞有歌大江東者。覘之。則依然一鬼道士。

泣羣曰。鬼道士異術玩世。足以誇吝慳。炫鄙卑。仙乎畸乎。吾不得而知也。

梭羅降王錄

闕名

梭羅爲土酋。舊治爪哇首都。地居島之中央。名義上仍屬土酋管轄。實權則概歸荷人。境內道塗坦平。十里長隄。綠雲翳天。酋宮所居。危樓傑閣。千門萬戶。崇階砌玉。華座髹金。綺閣裝臺。陸離光怪。傳國古器。羅列几筵。而弓刀盾干等尤

夥。類皆古色斑駁。千年物也。

酋長尊如帝皇。聲色之奉。比於陳隋末帝。恆選民間美姝百輩充後陳。皆被綾曳縠。凌波微步。風縠婀娜。宮中定例。凡美姬非得幸而徵蘭兆者。寢不以牀。惟席地臥起。宮中諸人日給俸若干。各自執爨。宮內設闌闌。儼如塵市。以供需要。侍臣見必肉袒蛇行。酋有問則拱手以對。不啻天威咫尺也。

凡酋之御用物。出入必以金傘覆之。以示尊嚴。宮中素不許中國人入內。雖府門外教場。中國人亦不許高車駟馬以過。違者有常刑。自前清派楊士琦至梭羅。酋聞之。延入府。脫寶刀以贈。清廷亦賜寶星以答其盛。明年酋聞梭埠華僑興辦學堂。頗有成效。乃延全體華僑學生入府。盛設茶點。且恣學生游觀。然酋外雖尊嚴。實如累囚。環王之宮。荷人築砲臺以鎮之。（如京師東郊民巷）巡酋之闕。荷兵荷槍以守之。酋之函荷官檢查之。酋之出。在十里以內。荷知事約

虞

初

志

補

東之十里以外。爪哇總督主之。苟未經荷官允許而擅自出入。則褫其王號。酋多卜出以夜。乘駟馬。披生花纓絡。綵衣珠履。傅粉畫眉。盡態極妍。狀如好女。後車數十乘。車麟馬蕭。衣香鬢影。皆國中殊色。荷馬隊前後簇擁。遙遙卽聞呵殿聲。名曰耀武。實則監視耳。

每年荷女王誕日。酋必至荷府知事衙。捧觴祝荷王壽。仗儀奕赫。前鋒執戈擁盾。左右兩翼。弓矢斯張。塗面作夜叉狀。侍臣宮女。各執傳國寶器以從。其大僚則峨冠錦衣。曳長裙。惟皆跣足。鄙野殊甚。每僚一人執金傘以隨。傘徑五尺。約數百具。望之黃雲耀日。洵奇觀也。酋坐金輦。服元帥服甚都。駕八駿。吼奔如龍。步兵數百爲殿。酋之歌姬舞女。昇諸肩輿。以備娛賓。輿製與北京騾車同。惟略寬可坐四五人。彫楹刻角。若神龕焉。道傍旗幟飄搖。銅鈺聒耳。羣曰。今朝爾許煊赫。執挺作降王長去矣。

查氏七烈

闕名

虞 補 志 初

余避兵來滬之明年。與查君景綏遇。蔚然儒秀。神交既久。傾倒可知。一日出其先烈遺事傳。皆詩。泛覽之餘。不勝於邑。回憶庚年之變。更欲擱筆矣。慈谿姜宸英西溟所爲傳曰。查氏與姬同姓。至唐而盛。散處江以南。歷宋元明而西江最著。天行高王父聿秀公諱秀。由臨川客於京。曾大父永忠公諱忠。前明萬歷己酉副榜。二子長振寰公諱國英。次明寰公諱國才。一女四姑。適孟春黃公。振寰公爲貢士。有聲場屋。天行之大父也。聘周氏太君。溫恭淑慎。生二子。當明之末。奉母命葺莊榆垆。往居之。女一二姑。明寰公倜儻不羣。聘張母太君。性柔嘉。端容止。凡事悉請命於周太君。二女長三姑。與二姑同歲。俱極靜婉。能奉母訓。嫻通內則。咸稱爲淑女。時明寰公無嗣。娶妾廉氏。其母亦依焉。忘其本氏。家人稱爲廉母云。當是時。振寰公妹以寡。率其女三姑依兄居。三姑與查氏二姑三姑

爲中表女昆弟。閨中最相契。得年亦等。周太君愛之如己女云。嗚呼。查氏一門。能束身儉約。俾男女內外。各事其事。各修其業。雍雍和順。長幼有序。凡姻黨戚屬。無不奉爲圭臬。閱明世二百七十年。閨範皆謹嚴端肅。查氏一門。可云盛矣。居無幾。當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賊陷京師。剽掠焚燬。殺傷殆盡。而子女受汚者亦不少。甚可憤痛。當是時。京城老少棄其女妻。盡皆潰散。而堅貞不畏死者鮮矣。嗚呼。查氏一門足稱焉。十七日夜。周太君厲聲曰。查氏至京三世矣。吾門甯忍爲賊所汚耶。語畢。大慟。張太君言曰。氏早有此志。未得姆言。尙逡巡耳。甯畏死耶。時家人皆亡匿。惟老者守門。二姑三姑黃氏老姑其女三姑廉母并妾廉氏暨太君幼女甫十二。皆從容前曰。太君就義。某亦當從地下耳。周太君點首笑曰。我查氏不亡矣。拜手中堂。引繩於室。弱女爭先。周太君笑曰。理吾當先耳。遂投纆。復甦曰。死甚易。母畏也。遂以次縊。嗚呼痛矣烈矣。時周太君年四

虞 初 志 補

十四。張太君年三十六。廉母黃氏老姑年四十六。二姑三姑黃氏女三姑俱年十六。妾廉氏年二十。黎明賊引衆至。啓其室。顏色如生。抽刀審視。盡掠其家財而去。死一日。二繩忽截。妾廉氏張太君幼女復甦。後廉氏剃度爲尼。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幼女至今存焉。嗚呼。士大夫身受國恩。當國亡之日。不能捍一城。斬一賊。而苟延旦夕之命。以僥倖於不死。今以七女子之弱。而見義必爲。雍容揖讓。視死如歸。如此。彼負丈夫之名者。反不如七女子之所爲。亦可愧矣。黃岡釋明潛昭然所爲詩曰。憶昔先師作郡侯。耻隨魏黨棄官修。當時意氣何人在。只有明寰莫逆儔。先師碧岑老人與明寰居士同在太學。最爲交好。後先師出守。及奉命入京。時魏黨方熾。迫脅從逆。不與其謀。幾致死地。當時親友無一人存問者。惟居士極力爲之排解。得以身免。卽日入山修道。前後與居士爲三十年。知己往來書札甚多。據老人所述大概如是。國初草菴被焚。不可考矣。癸

未秋冬妖氛纏。京城早已兆烽烟。徒薪一語曾投札。見事如何不在先。（先師
在山中貽書居士力勸離城避難居士以鄉中多寇恐一遷去先遭搶劫以此
遲疑未果）果然賊衆破京城。（甲申三月十八日黎明賊衆攻破平則門先
師於初七還山不然亦在數內矣）錦繡江山一旦傾。大宅朱門俘馘盡。紅顏
飄泊總吞聲。獨有查門世澤長。閨中七烈盡懸梁。可憐民望皆遺臭。（先師嘗
云國將變時朝中諸卿尹相約盡難侃侃鑿鑿皆負重望之人也及流寇入降
者十有八九死節者皆非平日談忠談孝之人先師因誦始吾於人一節爲之
涕泣者再臨老猶不置口）從此芳名千載香。亂餘攜杖往山莊。相對匡床淚
萬行。（先師在山中聞賊破京毅皇晏駕哀毀痛哭數日不食不得死復欲自
縊諸人晝夜環視又不能死遂浩歎曰我惟有一死而已不過遲幾日耳適先
師叔祖至諭以老人一脈惟爾爲宗爾死不兩盡也勸進勺水羸病百餘日至

虞 初 志 補

八月中始平復如舊急入京訪明寔千椽廣廈惟存瓦礫不可踪跡至城外詢馮道明居士知爲遷往空榆莊所隨策蹇到莊始得把晤別僅數月國破家亡一變至此相與慟哭者累日積善豈應遭大變個中消息費端詳師言此事實難知劫數須歸前定時美玉明珠無玷缺便爲福報不差池（死後明寔夢七人來辭曰我輩已註入仙籍矣）居士仙游師已逝回頭七十有餘年沙彌亦到龍鍾日灑淚重看七烈篇（先師存日常言天下有不可解事如明寔之慷慨好義竟以不祀是亦數也柄自入山旣久懶於出山半村係予故交始而喜其來京繼則惜其罹網因是得識心穀查君後承寄賞菊詩屬利觀其學問知其爲人必彬彬君子擬兩君破壁後可同入山一爲聚首終未慰我饑渴也今秋承寄七烈傳索詩方知心穀卽明寔之曾姪孫而當日死節時事始得詳細更詢及明寔猶有繼子而朽全未識荆也意傳雖特爲七烈然明寔一生人

品學問亦可藉是而俱傳矣。今而後朽與心穀更宜親密使先老人與明寔居士冥冥中知吾後人猶相往來未必不爲快事耳。人生一死重輕懸秦岱鴻毛在眼前。時有東城名家二女父母命之死竟不死後爲賊虜去旋被砍殺噫此真鴻毛矣。難得七人同烈性。兩閒正氣稟來全。一門忠孝人間有。盡室捐軀世上無。我欲題詩發潛德。老年心力已先枯。朽自去秋後有數月擱筆緣吟咏時心內嘈雜夜不能寐醫者謂心力已枯宜戒之。亂臣賊子同歸夢。烈婦忠臣土一邱。世遠人亡公道在。編氓猶且話難休。京城內外無有不知七烈同日而殉節者。

五十奇俠傳一則

葉楚傖

虬髯不歸滄海難觀擊筑客去易水寒。盜枕人出宮寢寂。奇俠之蹟今不可聞矣。然中原間氣實挺賢豪。不有倡者斯未華發耳。爲輯舊聞述五十奇俠

傳以振武風觀感所及。或較賢於釵光鈿屑。作兒女子語乎。小鳳誌。

彭七

彭七一名洛慶。或曰慶。卽七字之轉音。籍居直隸河間府獻縣。其村曰竇家寨。蓋清康熙間大盜竇二東之故居也。二東技擊絕倫。（見於紀文達公閱微草堂）其後裔均精武術。七生於其間。故自幼卽習拳勇。十六七歲時。已可敵二三十人。一日忽亡去。家中遍尋之不見。以爲被白蓮教徒放花去也。置之。（清咸豐間白蓮教徒蔓延北地。往往以藥迷幼童。糊之以去。名曰放花）越兩歲。七忽自歸。軀幹遽雄壯。然口不言技擊。數日後又去。從此年或一至。至則閉戶靜處。不與鄉里往來。里中有赴喇嘛廟（卽多倫諾爾）販馬者。途經張家口。遇盜約百人。欲奪其馬。販馬者本曾習拳棒。奮身決鬪。衆寡不敵。瀕危矣。突見七自林間木杪下。赤手與盜搏。一瞬間盜之跌蹶者十數人。餘均四逸。七乃向販

馬者作寒暄。詢故鄉情況甚悉。旋謂販馬者至家後莫言我行迹。殷囑再三。一躍而逝。有七之同師王某以保鏢爲業於燕郊（京東地名）城下見七扮乞丐狀。與羣兒弄蛇。戲以指戳城磚作孔如錐。旋出其指以蛇塞之。另以指於旁面作孔引蛇出。羣兒譁笑。七亦笑。仰首見王。若不相識。少頃貿貿然去。王旋里爲人述其况。販馬者亦言所逢。邑人乃傳以爲異。

記張真人

王 械

海陽張真人者。不知所自。順治初年。來邑東北菩薩頂結菴居焉。坐臥一蒲團。外無長物。恆累月不食。徼村有泉。頗清冽。日往掬飲。無間寒暑。嘗云吾遍遊天下。水味無踰此泉者。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頂立愈。小兒經其撫摩。終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當有大風雷雨。宜扃戶早寢。衆素神其言。從之。夜半狂風振屋。雷雨交作。比曉晴霽。失張所在。峭壁上炭書一七律曰。孤峯雲隱舊山堂。

遠寄萍蹤到此鄉。不羨高車雲節擁。可堪松蓋晚風涼。南宮行滿三千錄。北院蒲團六月長。今夕乘鸞歸海嶠。碧桃開處姓名芳。歷經風雨不沒。至今猶存方張之羽化也。有海陽人訪友盛京。遇諸途。詢所往。曰久坐蒲團無聊。航海自遣耳。臨別出紙裹一具。封緘甚密。授之曰。他日值困苦時。投紅爐中。當有濟。否則萬勿輕啓。某受而歸。始知張已化去。卽所遇之辰。越數載。邑大饑。饗殮不繼。忽憶張言。折視之。有物如兒拳。質似鉛而色黝然。試投諸火。烟霧迷空。舉室頓暗。頃之烟消變爲黃金。遂易升斗。得度荒歲云。

